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海

岱殷君墓表

代父

余年十二隸諸生提學御史為午山馮公左撫  
余右睨一童子而訓之則君也君時髮鬢未  
覆額云君才名籍甚久不售于有司逾四十乃

舉于鄉余以禮部侍郎歸君始成進士迨余召  
起與聞國政而君始以夷陵州守晉職方員外  
卽則年已近者矣逾年爲正卽適火落赤發難  
蹂躪蘭洸間虜王扯力克引大兵而西或云與  
火酋構時中外厭欵市久見小小蠢動卽欲盡  
罷欵議一大創之輦轂之下士大夫橫鞭相揖  
氣盛容猛有封狼居胥意而廟筭謂此二虜者  
急之則合緩之則解第當分別順逆謹羈絡而  
已喜事者蚤起梗其議而君所見獨與廟筭同

其赴部也辰入午出與儕輩賦詩飲酒如平時  
羽書縱橫間從酒人席上泚筆應之甚暇且覈  
與君異議者固已心嫉君矣其又明年二虜果  
次第解如君言會復有虜酋哈不慎合索台吉  
獵于黃鶯口邊報甚遽時石尚書新視事請乘  
城收保通州粟而君持其䟽不肯上且貽書薊  
州總督言虜必不爲寇無自張皇搖人心已而  
虜果不爲寇石公以是益慚于君風某給事劾  
君調南京刑部甫至南京中南考功法罷歸蓋

君在事虜數十萬帖耳就約無亡矢遺鏃之費  
功賞未及叙而一旦掛吏議遂至此大抵君病  
才太高語太盡其爲郎時有大議未定諸寮屬  
含毫相視莫敢先發君一揮而成卽從同舍郎  
鏗鏘誦之同舍郎以爲侮已勿善也性又以廉  
自喜居熱官不榜門謝餽餽輻載至門亦輻載  
還耳間爲受薏苡酒數罌與罌中故人共之醉  
則鼓髯而咲曰拙哉殷生吾不能如某公者齎  
于家贏于官又不能如某公約口而奢其腹鳴

呼人之喜廉誰不如君皎皎者易汗謗之所自  
來也歟蓋君之被謫也流言中構頗詬君爲不  
廉君罷三年余再入都尚有迎而見規者曰文  
人無行如殷某之得以掩公者文也公慎無好  
文嗚呼君今死矣敝廬一區瘠田二百畝至妻  
子不能塋而老友醵錢塋之十年鄉進士六年  
夷陵州三年職方郎又九年鄉先生而僅僅如  
是無行者固如是乎文人所患類華言不必中  
窾盜氣不必傳情今君所條對擘畫具在一何

其鑿鑿當肯綮灼灼如數一二也誌又記其治夷陵時十年滯獄片語決之以富民主廩詹猶胥不得上下他如闢夷陵峽陜之道省瞿塘挽舟之卒弛蜀鹽步擔之禁皆爲地方百年利非徒塗飾聲華異旦夕遷去者以君之才第憂其晚遇老不竟用耳今不待老遽廢矣豈非天哉君歸于里中同黨爲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常曰二三子無以老而棄我吾吟不後人醉不先人每飲必鷄鳴始罷中席諸少年畢逋已稍稍倦少年奮與爭長而君且病病無何死矣悲夫悲夫君詩文鑱刻鍛鍊不得其達震蕩發皇不傷其雅中歲從弇州公游文章滿天下不具論論其處官大節如此不知君者其又以我爲好文也

馮廷尉父子忠孝墓表

代父

嗚呼是馮氏父子忠孝墓廷尉公諱恩子京兆公行可今歲癸卯松之人士有議建父子忠孝祠者以公父子爲首次楊光祿允繩父子有司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四  
以京兆公尚在遲之無何而京兆公卒有司遂  
亟下檄如議而京兆之子孝廉大受君隨舉厥  
考遺命卜塋于廷尉公之昭題曰父子忠孝墓  
云按公父子生平大抵什九在鄉什一在官文  
章治行不啻過之頗獨以忠孝稱者志其大也  
廷尉初以行人選南御史時御史大夫汪鋹怙  
寵而橫公數引義與爭繼又上疏極論士風國  
體言皇后不當親蠶于郊語切甚業席藁待大  
譴矣得旨報聞遂益發舒言事會彗星見乃極

論汪鋹爲腹心彗并及兩相臣且悉品諸大臣  
某賢某不肖當薈當去狀上怒甚逮至京詔  
獄論斬是冬詣讞闕下與鋹面相詬責鋹不勝  
憤署議必欲殺之名已在死籍中矣而是時京  
兆公甫十三隨大母吳太淑人母金太淑人來  
京徒跣長安街攀貴人輿而號之無與爲關說  
者則擊登聞鼓訟父冤不省則上書請代父死  
復不省冬事益迫爲剖臂瀝血申前請益痛  
天子聞而憐之會法司更審遂得減死戍雷陽

則滯邸獄已三冬矣雷陽又數年赦歸公始得  
以萬死一生之身承母夫人謹咨咨若兒孺子  
次第置田產以贍三族及故交患難交與夫鄉  
先達子孫之貧者時京兆以孝廉家居益佐公  
行義不少怠會隆慶改元驟擢諸言事者馮公  
以老進大理寺左丞致仕再以廟贈加奉政大  
夫又幾年始卒而京兆時已謁選署光祿矣先  
得請歸竟獲視公飯舍人以爲忠孝之報焉服  
除改應天府通判威化廉清治行稱卓異當事

者以美遷餌公公不爲動遷廬州府同知竟歸  
歸而兩臺之薦剡與郡縣之潔贄以請者踵相  
接也欵關而不得見則爭以名相高丙戌甘侍  
御特疏上公純行奉旨進階奉訓大夫敕有司  
優公以古憲老之禮益以身矜式後進爲陳太  
丘管幼安者又十五年而始從廷尉公于九原  
嗚呼兩公於君臣父子之際何其盛也夫以身  
殉君親易耳爲吾君吾親而至于碧萇泓之血  
泯曹娥之屍事固有不忍言者而猶曰含笑地

下乎乃若網踈策緩詭故萌生赴鼎不熟嘗藥  
未苦而圖生博忠孝之名又忠孝之大詎也當  
世廟時雷霆震驚桁揚接楫者相望使廷尉公  
自分不必死一旦斧鑕當前必且聲嘶膽落不  
能出一語而使京兆分父必死則亦先歸掃故  
墳耳喋喋何爲者夫忠臣孝子之心其不見生  
死一也惟夫之死而得不死而君親之名與實  
與身俱全故曰盛也自古以忠孝並祀者有矣  
類多燐青骨冷于荒原墟社之間山鬼之與隣

而巫史之爲主如公父子皓首同所歸宴娛樂  
豫而享孝孫之將不已鮮乎姑無論其遠者卽  
光祿公父子何如焉吾于是而有感于嘉靖之  
初也其稍後則求死而得死矣而又其後則難  
言之金與鑰真偽雜試之火而後知兩公之稱  
爲忠孝也夫吾所試之矣先是廷尉公王父曰  
孝齋公侍母疾以勞瘁死私謚曰苦孝先生祖  
曰贈嘉議大夫時齋公訓子必以忠廉哭弟嘔  
血卒蓋馮氏之世濟其德如此是宜其有兩公



兩公生平已詳誌狀中其廷尉論權奸疏與京兆救父疏世多有其書不具載銘曰杜陵之望代有顯融太上立德次乃言功悛悛乃祖貞而弗耀粵公父子乃大克紹權宰嶽嶽誰折角牙御史抗言職在觸邪廷辱大臣願以死謝幸而不死天子所假皇天無私哀我子情子也負鑽代父以身裂肝嚙膚帝聞可叫虎豹蒙茸粲爾一笑荷父從戎于彼雷陽弛役而歸及母未央乃庀家藏惠我族里父導其源子濬其委乃高

我門乃獲我室父也于穫子揚其乾京兆之政蕩如春雲京兆之歸凜如懷冰曰惟父訓矢節無二報天子恩生死不媿有賁綸章有子干旌表厥里宅允師人倫並祀之議及骨未朽不待蓋棺論定已久生也同德死也同墟左立而拱儼如庭趨維忠維孝有演世澤百爾子臣過此必式

明中憲大夫廣南府知府劉公墓表

嘗讀古人所稱廉政善者如水不善者如石而

心知今之廉譽與咎半而譽多不勝咎或曰此如刻木爲吏雖不自膏奈不能爲膏何而甚則曰是斷斷者爲矯耳谿刻自處而善翹人不可近也於是廉爲世詬士一通仕籍稍稍衣飾裘馬通瑱環之問而藉口于無近名嗟乎彼好名者惡能廉真廉之用於羅山劉先生可覩焉公少慕非力不食之誼以苦節自甘當佔俸時常布袍草躡教授里中暨後宦學三十年官至二千石致政歸布袍草躡自若也庚子登鄉薦適

諸邊大括民間馬馬一日羸價伍人奔走焉令鄧君念公貧密以謂公公謝曰我故無馬遂止媼人有被誣者乞居間公曰若誠直耶人當直汝若本直而曲爲地并喪厥直矣令聞之誣者得白一日之館塾有惡少醉侮公公遜謝得解其明日里人唾責惡少惡少不自容亟遁去蓋先生爲經生其素行廉重逆攝人已如此試春官數不售謁選得倅黃州黃人獷逋稅多公煦煦撫諭之衆擔輸爭先至廢葦鞭矣他郡有逋

者以委公亦立報完黃民相顧而笑曰初謂倅  
拙于催科今催科者反覆拙耶歲乙丑  
景王輓車回中涓挾僕隸爲橫兩臺不能制諸  
大吏重足立公獨泰然中涓素聞公廉手循其  
敝袍歎曰君不能自飽何能飽余戒僕隸亟去  
之邑以無擾中丞徐公顧謂其屬曰吾媿劉君  
吾向者寇防而獸圍之以爲非人也吾過矣擢  
同知府事庀舟材蘆洲上賊露刃來劫詢知是  
公叩頭謝仍衛至境外乃已嗚呼世之亂也無

論不肖者吏撻民民撻吏卽不然而外內官交  
相撻兩激兩敗而委其禍于國設郡得如公等  
數人鎮以無欲之璞又鮮搏擊盜厲之氣感其  
殺機雖使狼牧羊可也時爲隆慶元年公奉命  
籍陶氏第當其罪無波及漕院檄造運艘工竣  
涸不得動公令穿渠其下布以田間泥遂達江  
潁公號刻廉乃其隱衷練事又如此先是公已  
屢推僉臬黃人奔訴兩臺強留公及是任已滿  
十一年矣不可復留擢爲南京戶部員外郎黃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二  
民携婦抱子哭擁公車不得前及去生祠公伏  
臘禱祀如鄉社焉公權關武林政如在黃考滿  
赴京時銓曹有出公門下及爲舊部僚者各道  
意公公不往謝久之擢知雲南廣南府橐如洗  
不能具行裝以疾乞休所餘俸金施親族殆盡  
于故葑田竹椽無所增加日匡坐讀書而已足  
跡絕公府每徒步出婦豎見者亦歛容有不善  
惟恐公知里謂劉先生不怒人顧善媿人云公  
事父母至孝當教授時脩脯不歸橐屬其配姜

宜人手調膈以養父母毋忘其貧讓先人廬  
居二第而別誅茅焉其抵黃之年姜宜人先卒  
公自後每單車之任垂老帷簿蕭然人或勸之  
娶公攬涕曰吾糟糠猶荆布從先人而新人以  
綸襪掩之吾不忍也且吾四十年苦行僧肯垂  
老還俗耶竟不娶公性廉于色友人疑其矯飲  
之酒壁置姬焉薄暮止公宿而姬出公危坐自  
如姬啼寒公擲之衾終不顧其游南雍也有旅  
人婦夜就公公故暴作惡呼僮以燈來達旦馳

去篝燈僮私爲人言之昔魯男子介然自明彼  
已不兩潔以視公似不及也公以壬午 覃恩  
進階中憲大夫甲申五月卒疾革猶手爲訓戒  
子孫其貧安命無以儒爲市屬所善信陽王太  
史傳其生平曰非以爲名也恐後人不知而墮  
吾清白聲嗚呼廉吏而不可爲耶今公之仲孫  
廣生已少年成進士步武詳雅有公輔容寢丘  
之鬼不餒而關西之世滋大羸金與貽穀孰多  
此亦可以教廉矣士患不能廉耳如劉先生節  
苦而味醇 廉者之仁志恬而神竦廉者之勇廉  
亦何負于 世哉余故表而出之曰有明廉吏劉  
公之墓公諱某字某享年某葬于某某子姓婚  
娶名氏詳狀誌中不具書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偏沅巡撫贈兵  
部右侍郎纘石江公墓誌銘 代父

錢塘江公自易州兵備晉偏沅巡撫持節討播  
普播平又奉命討皮林皮林亦平而始獲奔其  
母李太宜人喪于家家居者二年 天子方開

明堂次第受俘命大司馬議賞格遂巡未及下而公沒至是始奉特旨贈公爲兵部右侍郎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公卽世已一年所矣茲歲公孫某將葬公于某地而以姻家張憲副狀來乞銘公故余甲戌所取士癸卯春公尚自武林載酒觴余余扶曳見公公爲言討叛征蠻時事意氣灑灑健舉也嗚呼相距曾幾何時而余乃銘公乎按公高祖爲贈侍郎叅政公某曾祖爲謚文昭贈官保尚書公某祖爲贈尚書

侍郎公某父爲提學僉事公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代祀學宮公母爲李太宜人先是文昭公沒有司欲毀隣寺贈公尚書固不可而止僧每飯必祝公生貴孫明年果生公公生有異徵長負大志無少年游冶之好庚午魁于鄉甲戌成進士未除官而學使公訃至公匍匐奔歸竟三年不肉不酒不入內服除授刑部主事凡所賦獄囚食飲屏屨皆從厚且簿記之使後有所循行時有以玉帶質戚屬者戚屬匿之而詐言盜

大司寇遍索盜不得以屬公公立召其僮責之  
曰限汝三日出帶三日帶不出必爾手取之已  
果如期出京師豪右爲之齧指相戒亡何錦衣  
帥獲盜七人當死公察其寃咸比輕律師者江  
陵相君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厥衛前決  
法司第傳律例無輕爲異同公曰如然則一厥  
衛足矣焉用法司且法司又安用予遂請急歸  
里後二年起補爲兵部主事乙酉晉職方員外  
主試廣東還遷武庫郎中時四方貢金者苦五

權重而廝役上下其手公改權輕之任主吏平  
衡焉衆其稱便丙戌出守福州自官俸外一果  
蕪皆市之民且有倍直者至所爲勵學校勸農  
畷興水利皆以身率先官餼不足則以私俸給  
之是時福大疫公爲禱于神日三至一日福林  
生輩若干人踵而謝公云先夜同夢繫治神所  
見太守至爲之乞命神若爲曲赦以謝太守者  
是後疫果不殺人他如鎮兵訐門公叱之而定  
用賊親暱椽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

大猾湛自正等十六人皆不動聲色操縱如神  
人以是知公有文武材庚寅擢湖廣按察副使  
備兵吾婁吾婁兵備轄蘇松常鎮四大郡輪蹄  
錯于道其居廨治事十不能二三而氓吏軍伍  
皆習公威惠帖然不譁時倭警急公亦第簡武  
力飭樓櫓峙糧糗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  
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  
于是公復以山東叅政監軍事駐淮陰公居淮  
陰孜孜繼繼一如在吾婁時已倭信漸緩而公

念太宜人春秋高不當久官于外乃疏乞終養  
不許改叅政山西備兵易水公固乞歸歸率兒  
孺輩遞觴迭舞太宜人前分以此老矣俄有詔  
求邊材臺省以公應于是易水之命再下公復  
草辭疏太宜人趨責之不得已遂奉太宜人  
之  
易易遠備倭近備虜中又困權使公精簡軍實  
外所以調停計處者倍苦已亥就其州晉按察  
使仍治兵無何而播茵楊應龍反于蜀滇楚騷  
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公



遂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偏沅去易四千里欽限一月履任公度不得辭乃疾馳之任時制府李公及各省鎮諸公部署久定而公府獨以創設兵餉拮据更難某日師次黃沙圍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圍奪苦竹關進克青蛇圍又進克趙生圍遂入三渡關乘勝及海龍圍海龍于諸險中爲寇賊負嶠以拒我是時暑雨甚叢箐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公乃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行後運已捆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枹鼓之以六月六日奪海龍壘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百餘級露布以聞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太宜入計至公絕而復蘇無何任子世卿計繼至公五內崩慟哭不成聲灑泣上疏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八洞諸蠻爲梗日又命公姑留移勝兵擊之公薦方伯梁公觀察胡公自代不許

不得已旋軍龍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  
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以文告解散凶黨其渠  
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妄殺行招撫明  
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掩降奪  
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巖賴  
洞潘老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  
八克皮林蕩平捷聞 詔班師公乃得脫身歸  
苦次計公出鎮甫踰年平兩大寇稱不世功然

而羈覓萬里投血刺心公䟽至謂不得比于斷  
腸之猿傳命之卒摧割至此蓋公功成而神已  
枯矣癸卯疽生于足竟不起痛哉公大節噉噉  
然不務爲谿刻在吾婁時頗惠遺故人時縱舍  
人子出入不甚嚴肩鏞卒無敢汗以私居常籌  
邊事戟髯攘臂中朝士疑信半之乃其用兵如  
刺蜚前無衡敵者何神也狀又言其內行淳謹  
敦舊睦族與磊落男子面目似別而吾鄉之游  
于錢塘者輿隸馬僮皆指公而號之曰江佛子

公何以得此聲于閭里間哉夫卮言媵節易舉  
耳試徵功于邊徼行于鄉支左誦右而盡實其  
聲實者無筭也若江公者雖年位小不究然庶  
幾得全全昌矣公諱某字某號某生某年卒某  
年得壽若干配某封某子某早卒孫某娶某孫  
女某字某銘曰

奕奕江宗陟台秉衡五世載昌冠冕人倫令聞  
有彰博大直方赫惟中丞重以武功天討肅將  
彼狡逆命言荷斧所作鎮一方雷霆迅駟束馬

懸鋒直扼其吭爰及亂苗剔穢鋤荒歸我周疆  
執訊獲醜鏡鼓孔揚王師堂堂公獨茹哀側身  
以望毋沒勿喪父教子孝毋教子忠遺言琅琅  
歸于九京奏茲膚功鬼鬼樂康曷以表伐熟畚  
旂常來茲未央我識其小銘于幽藏世世勿忘

鄉進士養吾曹公墓誌銘

代父

嗚呼士之窮達何常顧所表樹謂何耳夫在邦  
而聞易在家而達實難曷觀曹先生閉戶三十  
年足跡不及公府後生輩罕見顏面而過其廬

者必式鄉父老訓其子若孫必稱曹先生此其  
惻怛心誠信于人豈偶而已也公憲副沙溪公  
長子母爲顧孺人憲副公當世廟初爲御史有  
直聲嘗抗疏劾都御史汪鉉得杖幾死公時試  
童子科方就郡錄聞信急裹足走長安督學使  
者聞而高其義爲虛次待公公得補弟子員遂  
以是秋舉于鄉嗣後公遂病羸凡幾試公車僅  
三竣事而竟齟齬以老故公志不克大就而其  
操行著于鄉者特詳公之事憲副公也若嚴主

然憲副公歸時公亦班白老矣而習于敦牟杖  
履之節惟謹嘗曲揣公嘖笑預爲道地憲副公  
性剛嚴公時以寬劑之家政以和時顧孺人每  
稱病不恬城居公業不能兩事則身從憲副公  
而使其子孝廉君奉孺人居鄉爲多方以容與  
其意每剖甘割鮮日再使問起居孺人乃安之  
憲副公舉側室子四年已六十餘矣乃議廢箸  
公則輒以饒美讓諸弟而已取其磽者析產已  
憲副公又謂季幼可念以微感公公卽以已所

置腴田推與之其逆意奉向類如此憲副公歿諸弟事事仰公公事事爲營辦且諷且督嘗流涕爲言先業之不易而憂禍之無日諸弟皆跪受教卒之日以父喪喪之公性仁篤好周人急已有德于人輒忘之人有德于已則沒身不忘憲副公幼而孤育于舅氏朱侍御洸公德而祀之家廟薦時拜墓如禮顧孝廉君曰吾非不知朱氏之澤不及世而吾不敢死吾父故也少常從族祖虛涵先生學先生死以兒子禮事厥配

朱孺人迄其身嘗爲孝廉君師王先生置產產廢又置終無難色其死也且遷其妻子幸舍而就養焉公常欲立義田贍族而力不副籍其貧者歲給以庾釜無後時而又捐田三百餘畝于太倉捐粟百餘石於崑山佐里甲役區之民賴以不困弊公之好行其德不可縷指而此其著者也公少好讀書爲文清泌有雅度中以病簡著作顧出其心計餘力農治家家漸起然得輒隨手施不好裒積中歲稍治園圃業成則又弃

去而浮游棲宿於虎丘天池諸名山山中緇而  
誦者瓢鉢而乞者以至操竿瑟者舞絙弄木偶  
者皆思一當公公坐胡牀次第而頷之其容于  
于然迨夫人去鳥喧而窺公于瑟居宴坐之間  
氣機穆如人不測公爲何如人也蓋公能以達  
生尊生以諧俗絕俗不就人而人自就之爲後  
進所儀仰以此其繕性長年亦以此王某曰吾  
于曹先生而嘆士習之變也古人鄉舉里選士  
必積寸累尺而後聲名起焉今之籍甚者何暴

也友一鄉之善士斯自鄉而國而天下彼羸幣  
橐書走四方而乾餼蓋蓋之或愆何哉夫曠而  
難循者士行也廣而難周者友道也令而難繼  
者物譽也捷而難安者仕路也在鄉言鄉曹先  
生惡能自爲聞然亦何必不聞如必旂常竹素  
而後顯彼管幼安王彥方輩皆沒沒又不獨一  
曹先生矣公諱某字某別號養吾生某年卒某  
年娶某子某某孫某某某年某月日孝廉君奉  
公遺命殯于鹿鶴涇祖塋之側而乞予銘銘曰

謂人爾知不酬若直謂天不知乃酬若德公不自名人強爲名惟淳而明惟耀而貞合而字之曰鄉先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公墓誌

銘

代父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辯才縱橫名勢輝赫盛甚矣而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有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慕善也而恨闇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迨公沒之幾年公季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竊惟三十年來爲耿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有中丞太史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略而不盡知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傳爲鳴甫公公祖也子靜菴公娶于秦舉公及仲

子某叔子中丞君某季子某公少敦敏異凡兒  
常問靜庵公何者最貴累數級至公若卿更問  
其上鳴甫公曰上惟有聖人耳公應聲曰兒當  
爲聖人鳴甫公竒之初爲諸生時麻城令金某  
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試策具陳得失幾五千言  
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輩頗自眩飾示  
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丙辰以春秋魁南宮  
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  
相太宰吳鵬阿其意通賄門公首發鵬奸且語  
侵執政疏上罷鵬分宜亦爲氣奪辛酉巡按甘  
肅至蘭州邊境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逆于  
道而晉庵戴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  
乎于人如此改南畿督學廩廩以崇正學迪正  
道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  
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陳  
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卽一切按覈士吏  
于簿書文藝外敦風化獎名檢俗習爲之一變  
時新鄭相國與徐文貞郅嗾御史齊康詆文貞



公爲疏辯邪正消長甚力上爲之謫康罷新鄭而無何新鄭復相遂修舊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寺丞四年矣竟以舊官謫判橫州新鄭去以薦起衢州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少卿秦淑人計至奔歸喪葬皆如古禮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濱海兵弱稍括稅督逋爲足餉計而龐公尚鵬至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可補苴目前而止務爲之衷度其

宜使兩稱便焉時丈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法區列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八法下之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猾胥不得濫征又修保甲鄉約以間輯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用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者焉廣寇林道乾訶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酋世寶一銅銃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馘與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銃歸寨首謹願以效死而以金書

牙蠟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謂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蓋自是寇盜徒跡閭里始宴然而報功之日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靜庵公憂甲申再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蠶氣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宛轉調護之乙酉晉刑部侍郎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六月以御史誤論劾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太周公繼公引過求去有詔慰留

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齟公不休求去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休疏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某論羅大叅某王兵憲某公䟽爲白之時公臺臣也不嫌與其長異同比其身爲臺臣之長用公義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諸士新筮仕來謁必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又數年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

之學自謂啓自彭孝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  
至敬爲的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  
有所悟入一日公舉羅文恭靜中養出光景語  
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公爽然自失又一日舉  
箠有省契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  
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  
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  
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於奇袤  
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

上于吏議者皆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  
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  
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受石經之餽途  
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者也因解留  
洛有留經記而其在南都也館史比部某適秦  
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怫然起曰富貴移人公  
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  
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  
嗚呼此軼事也然正惟弟子不能學矣蓋公沒

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修者不問知其爲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賢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言者乃欲以卑詞撼公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某年卒于某配彭贈淑人先十年卒子一某彭淑人出娶彭卽公所從學彭公甫女也女一某出嫁某孫某娶某孫女某嫁某公計聞于朝上震悼予祭三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

子少保謚恭簡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道守在官守俱直如矢中無渝議論繁道守格或尼之不終日道則存守則亡面目似心短長俛俛耿公守常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範天下式江河湯湯世變亟一葦捍之覆爲敵含沙縱橫影可射嗚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視其則西壩廉潔氣節不阿雖許而然其質余同清河教諭思溪鄭公墓誌銘

余同年生鄭子瞻光明磊落人也丁亥與余結社京邸酒酣氣振意所不可戟髯而罵然性實寬坦無城府嘗爲余言其祖憲副公與祖母周淑人之賢也憲副諱某號某舉正德辛巳進士議大禮不合廷杖出守韶潔廉有惠政晉雲南副使征交趾有功當得上賞爲當事者所忌阻已歸建義學義田事事有程度沒祀鄉賢而其夫人某者賢而好施每歲收租粟輒隨手盡則噉麥粥甚甘嘗括白鏹而笑曰是不吾俱來吾

安能挈之去其趨曠如此余識子瞻之明年其父思溪公以邑貢來京則龐眉豐輔寬然長者也旅次失金二十鏹不復校余嘗笑謂子瞻吾儀子于若父若祖之間吾得子矣雖然若父璞也是殆貽子穀乎又明年余南歸而子瞻以父官寶坻跨蹇驢往來寶坻間歲乙未公官清河病子瞻遂與俱歸今年丁酉子瞻過余于家而以公狀來則公死且七閱月矣泣而屬余銘且曰子以吾父之貌寬然長者乎請徵其事按公

諱某字某號某憲副公最少子也十三而憲副  
公卒哀毀如禮廬墓上三年諸兄閔欲割產則  
手其瘠者又不已至盡推與乃止里有誣訟公  
者控之上官始得白已其人坐他犯且死公更  
周之江山化之爲少訟焉公有聲譽序間久不  
利丁丑邑貢士有楊生者齒長于公當貢而限  
服制公念其貧老也卒讓之謁選得寶坻教諭  
身以文行爲諸弟子倡督課惟謹會歲潦饑寶  
坻民至有窘而雉經者公爲捐俸炊糜粥食之

迨麥秋乃止所全活甚衆御史行部者列公薦  
劾當入國學僅移清河諭忽遘末疾歸而邑令  
尹公方營清湖橋公蹶然起曰先君子曾橋埠  
頭今廢是當在我卽捐俸呼子瞻趨視工繕而  
憲副公亦以是歲祀鄉賢無何遂卒卒之日邑  
人皆巷哭公遠來弔者至爭舟渡頭也先是貴  
價買一骨山後忽產煤歲可五十許金家賴饒  
給公疾革於倉皇中構木得佳者視其號鄭也  
人以爲盛德之感云鄭氏其先氏浦江宋有鄭

子高者尉信安遂家于江山子升之登進士屢  
官御史中丞升之生家亦進士皆以直節聞以  
後寢微至公祖義發憤讀書鄉人從之質疑平  
訟而鄭氏始復大遡澤所遺不啻數十世于以  
光啓後人豈有量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  
年月日得年配某子國望戊子順天鄉試第四  
人次某女某適某孫男某某出某出以某年月  
日葬公于某銘曰  
浦江之鄭世載懿德演迤江山緯以正直百世

之穀爾芟爾根是種是穫益厚以敦有光貴如  
挹此樹梓有俟碩人韞璞于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蘊庵顧公暨配封太

淑人單氏墓誌銘代父

歲在乙未余服太夫人憂顧大司馬益卿氏渡  
海來唁予予孺子啼不止司馬愴然曰而母沒  
于而手而猶若是傷哉某也蓋兩尊人沒而不  
及于殯也涕蘇蘇下余聞其言而傷之又明年  
司馬再渡海則以其兩尊人狀來命予銘予受

而讀之蘊菴公大都節俠有氣好施與能文章  
余謂司馬曰嘻甚矣丈人之行之似吾子也司  
馬逡巡而謝曰某則安能蓋吾顧氏世有隱君  
子焉顧氏自楚而遷于通始祖福二子仲仁仲  
仁子廷德爲逆旅主人所爲封遺金待客者也  
廷德子永端永端子某號竹居竹居公二子長  
爲海涯公諱某以春秋領鄉薦爲名儒仲爲贈  
副都官御史定軒公諱某則蘊庵公父也竹居  
公以下  
好施多不責償竹居公常爲訓訓子

孫無收傍近產自便利而定軒公時有鬻墓田  
于公要厚直而并遷其五世塚者公不可厚與  
之直塚卒不遷其隱篤如此公之好施也大類  
父祖父祖每量緩急稱有無家故饒給而公施  
隨手盡盡復稱貸以施卽僞給公者徃徃得所  
欲而去蓋非但欺公不知而亦知公之自不欲  
問也故產至公而中落卽其在南雍時歸閩人  
林良喪于維揚歸先郡守王公之視又寧國沈  
某厄于盜推食食之月餘而厚贐之行爲蘇州



徐姓者償宿負與俱歸久之徐過望公多諄言公竟滿其望而去公之慷慨無擇施皆此類也公少警敏年十六以第一補弟子員無何入太學聞方齋林公太安東郭鄒公並有國士之許屢試卒不第而公且倦矣因棄舉子業專攻古人文章聲律之學有竹素園稿若干卷尤深字學今有考訓間與二三翰卿墨士揚扞古今得失之變瓶注雲委斗酒百篇又或短衣匹馬手三石弓馳騁絕壑間落落雄顧有若無人一切

家人產不問也而公庶弟某以竹居公遺產稍薄急訟公公賦詩飲酒自若也當對簿時至不出一語然以理直卒得解解之後與爲兄弟如初而公產坐是亦廢不復振乃公私責逋愈急公負大志不就又生平寬大不堪人相窘益不自聊酒後指司馬烏烏吟云却把惺惺付二郎悽然淚下俄司馬舉鄉試公意寬矣竟以是年卒公配兩人元配錢淑人賢而早卒繼單太淑人寔生司馬太淑人十九歸公嚴重有度奉饋

食姑保淑人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不敢去以爲常保淑人有兩女務順適其意不與校當蘊庵公適在廣陵而保淑人沒筐篋中金錢簪珥聽兩姑取之而已獨拮据棺斂續絮之事唯謹曰吾知爲婦而已先是保淑人爲其母保太母具美木其子輒賣之輒更置之保太母之沒也在保淑人後則太淑人又已私其木矣至是親奉以徃其賻祿他物稱是太淑人代蘊庵公而子又代保淑人而子也蘊庵以家難多在外太

淑人訓習諸子實兼父師之事徃徃以嚴行其慈卒成司馬爲當代偉人司馬撫遼之五年太淑人春秋八十有二矣司馬以母老謀諸當事者欲爲歸養計當事者難司馬之去而重違其意調南京工部侍郎且貽書曰遼巡撫勞苦功高不當南官特爲父母屈公必無再請而太淑人且趨治裝曰兒去吾健在官又近也司馬回翔久之始赴任到任甫三日而母訃聞矣而蘊庵公之沒也司馬以公命留廣陵終太守宴遂

不得親舍司馬所負爲終身恨者以此雖然司馬亦記公醉後語乎是其待以暝者耶太淑人不惜一兒以事

天子此豈作老人牽衣耳語態者夫死者之心安而司馬安矣公諱某字某某號以某年封某官贈某官生某卒某太淑人以某年封太安人又以某年封太淑人生某卒某子某女某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而爲之銘曰顧氏之爲德四世矣司馬以緒餘用世爲名卿而公卒以士死葬以士祭以卿偕厥儷永令名無德不報殆有天道乎

李室游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肥鄉李君從汶上來視吾州篆僅兩月而其配游孺人卒又一月君手其狀求銘于衡盈盈淚承睫也且曰嗟夫嗟夫空同子云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余向者儒而儒吏而吏一不問家人生產今者米鹽筐篋余不問不治矣向者丁奴婢子不督責而色嚴不响拊而色暖

今者饑寒怨咨日入于耳不則嘻嘻矣片影隻  
燈一棺萬里眊眊然騷憂慘沮不能自堪余比  
者子夜程書未明而視事則婦故之以耳且余  
婦巾幗男子也余胷中有不釋之事悒悒深念  
難朋友而謀諸婦婦輒爲劈畫絲緒言事當始  
如何究竟如何已語皆驗所與交人眉語態色  
皆能揣知其肺腑臧否上下之其聰明有識度  
如此婦爲邑庠生魚化之女八歲失母趙育於  
繼母張茹蓼之苦所含茹多矣諸姊妹俱字巨  
室婦獨歸余家而貧手自操作劬劬無倦色每  
當歸寧諸姊妹明璫繡綺爛如盈門頗以貧家  
婦相誚婦匿不以告余第勗余努力學問而已  
已余幸成進士骨肉媼黨間冀謂財力可資籍  
往往求多於予不給應則督過余婦婦慮口語  
橫生或傷尊章心則脫簪解珥容與其意亦惟  
恐余知第諄諄以清白吏相勉而已噫嘻蘇季  
子之貴也妻嫂以位尊而多金蒲伏不敢仰視  
者人情乎然詩北風之篇政事一埤益我而終

竄且貧來室家之謫者彼亦非賤而無位者也  
士君子約束身已無得罪百姓易耳當其床頭  
金盡妻啼兒號連引親故顏稔語軟忽忽喪丈  
夫勇者有之余婦不余謫而且以身代余受謫  
其亦可謂難矣婦與余偶幾年得二女二子俱  
殤末一八歲子某慧甚復繼殤婦以是鬱鬱竟  
不起嗚呼有婦如此余貧與貧子亡與亡名爲  
縣官婦而未嘗一日享殮珍粧綺之樂余安得  
而不悲敢搏顙以請衡爲君部民悅君質直而  
刻廉審其言之情也許之銘銘曰覓今歸來卽  
安而土蒸嘗有主譽命有所于何徵之則史氏  
存我聞諸夫子而難其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王公暨配封太孺  
人胡氏合葬墓誌銘

贈徵仕郎王公以萬曆壬午年五月五日卒旣  
葬矣又十九年而配封太孺人胡氏卒啓公窆  
合焉公有子二人長曰茂才君在恒次曰僉憲  
君在晉茂才君先太孺人沒僉憲君職襄事華

綸豐隧赫然改觀見者嘖嘖羨公與太孺人有子而僉憲君愀然抱深痛焉授余狀而泣曰甚矣孤父母之賦命薄也孤登薦書甫弱冠計吾父之年可以待而不待恨一也孤猶父老生子乃家伯兄績學蚤成吾父盼盼一青衿而并難之恨二也少時苦力薄無以養母晚幸有祿可養則母已從枕上受七不能御板輿而享大官恨三也孤之視母疾也手搔而躬掖之蓋寢爲起食爲輟者二十許年而竟不克終於孤之手恨四也不肖今卽累丘以珠衣薪以錦其何足以賁白骨所幸以孤視伯兄稱後死其刺心技淚而鳴先人之遺行者差得自竭耳吾父雖起單寒然較然不欺其志雅爲里中所嚴重有訟閱時就質焉居旁悍少年盱睢莫敢誰何聞吾父履聲輒避去晚與吾寡姑共居隣有張商者出而其妻疾革遺金於姑比商歸不之知姑欲徐觀其俯仰然後還之吾父曰必速返諸卽無論鬼神知之爾心不有睫乎商竟得金踵而叩

公公勿任德也其行義大率類此吾父少實有  
異質書過目輒誦學且成矣以先大父病不任  
家代之家不任役代之役儒業遂中廢時家赤  
貧顧不以貧故簡晨昏之歡居喪盡哀歲時蒸  
嘗必流涕凜然故儒行也既不竟讀以其才智  
寄之六博遊戲一切禽魚草木無所不精解忽  
忽不自得撫吾伯兄而歎以爲旦夕且騰蹕耳  
乃吾兄州郡試往往高等遇臺試輒擯落比吾  
父歿始隸學官而孤亦先伯兄舉於鄉天若似  
獨爲乃公靳者當吾父歿時吾母困末疾已三  
年所矣吾母蓋十四而歸于王佐吾父治家治  
喪已又代吾父養先大母初猶有嫁時衣可質  
已破拆盡爨汲縫紉必親肢力痺瘁故未及衰  
而病時吾兄不免爲糊口計獨孤朝夕在母傍  
蓋孤未婚時尚榻前也婚後猶穴壁以處也已  
計偕而去母數千里矣已服官而去母且隔歲  
且萬里矣大抵兄出則弟侍兄弟皆出則婦侍  
迨兄死而孤無出理其出也則吾母實強之吾

毋生平無疾言遽色曉曙古今不欲以兒女戀  
而廢大義當孤初筮仕歸而拜母母喜且泣曰  
汝父不汝待而吾病且死乃汝待耶也汝兄  
讀書無小學吾卸衫質之艱難若此汝慎無忘  
質衫時爲官必廉必慈上以報國下以教子  
孫皆在此當孤之任闕也堅不欲往母曰行也  
有而婦而子若侄在兒爲執法官母愛錢母害  
人以此慰毋足矣蓋念憲君狀毋而自言曰斯  
語也人以為諛毋之常詞也然而毋言實歷歷

在耳也夫閨閣至隱以爲諛則誰非諛者乃僉  
憲君貞而惠勞而不伐權稅稅簡督工工辦禦  
倭倭靖毋之爲毋也以此觀之矣計徵仕公與  
太孺人強半貧病其得天不可謂全然徵仕公  
往時常窘于寇投諸水不死已暴卒于彭城道  
中樞歸次寶應水波惡同次者半漂沒獨有異  
風掖柩舟之亂葦得全歲乙未居燬於火僉事  
君兄弟踉蹌負太孺人出甫下榻而寢已灰矣  
使非公與太孺人德通神明澤及孫子者安知



其不遂招魂望祭于空波寒燼之中而猶獲襲  
休寵以有今日也天於公夫婦不薄矣王氏之  
先居大名濬縣之新鎮至世榮公長子順乃以  
調集之太倉其在濬縣者爲太僕公溱通政公  
洧太僕公子光祿公桐貴顯矣而居太倉者亦  
多以溫富爲貲郎至公父以早孤授產薄家始  
中落公父每過非里敕袍草屨揖讓紈綺間僂  
然也及是僉憲君貴羣從子皆翩翩以文學起  
家南北宗相望若太白之配斗有德者易以興

豈有量哉徵仕公諱亮器字大用號雲泉享年  
六十有九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也  
太孺人卒於萬曆辛丑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九距其生嘉靖癸未十月二十一日也在  
恒娶儲氏舍人錄女在晉娶范氏封孺人范朝  
徵女女一適唐承業孫男六會英庠生娶鎮海  
衛指揮僉事姜公統子天賦女會芳庠生娶太  
常寺少卿會元陸公鉞玄孫庠生章錫女會夔  
聘庠生張鼎新女在恒出會華聘固始縣尹黃

公元勲女會荃未聘一幼未名在晉出孫女六  
在恒出者三一適徐師尹一適朱崇周一適顧  
太學起明子大鼎在晉出者三一字鄉進士曹  
公繩武子思恭一字沈京應一字吳太學之雅  
子養志曾孫一幼未名會芳出曾孫女二會英  
會芳各出一俱幼未字太孺人于甲辰年十一  
月初八日與徵仕公合葬墓在西一都黃泥涇  
之原銘曰綿綿華胄九河之間有植斯笏有峩  
其冠於吳清門孝弟力田是糲是菘亦有豐年  
四世而顯載德以遷遡源則深厥儷孔賢勤而  
勿施得全于天無燬爾璧無淪爾珠榮光燭天  
新原蕪蕪以對于故土是大啓東王公之祚

墓誌銘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緜爾蕪蕪以槿于姑土長大智東王公之振涇  
於蘇幹全于天無歎爾望無偷爾耒榮米歎天  
四世而醜薄歎以豐賤就限糶遇歎亦贊謹而

緜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文墓誌銘

武進士湖廣運糧把總卓菴朱公墓誌銘  
衡外大父曰朱龍渠先生辛卯鄉貢士令黃巖  
仙居有廉能聲以方正嚴重稱于鄉配孺人生  
三子一女女即吾母夫人公其仲子也吾伯舅  
季舅俱早世諸子皆去儒而農惟仲舅少負志

行於兄弟中稱最賢有子曰胤英胤英又賢乃  
者吾母夫人歿後不五年而仲舅及胤英相繼  
病死外氏之詩書禮樂至是掃地盡矣嗟乎不  
肖之廢蓼莪久矣惟是涇陽一綫稍勝衣冠者  
亦已盡化爲山鬼國殤寂寥而無與共語衡其  
又能如外氏何哉仲舅先諱木後更諱紱字向  
之別號卓菴初從外大父之任授之書雅善記  
誦能了了大義而獨不喜爲章句業僅淹通古  
今工刀札而已比一試有司不得志而罷以其

暇稍習騎射尤精彈及弩數十步外射鳥雀鮮  
不中者旁又善蹴鞠格五鑄印丸墨諸細巧然  
第遊戲耳不以自名也時人見公容顧甚都多  
才藝而早廢業每公出杙與目屬之曰夫夫也  
筆墨良而不試刀劍利而弗張以爲貴介耶噫  
然有下人之色游冶耶恂恂乎篤厚君子也是  
其爲何如人者耶當是時公外父弇州先生已  
久貴而余家大人亦起家爲史官公遨游二貴  
間擇口而言擇步而蹈兩家大人皆重之然亦

第謂朱郎長者委蛇食福人耳比歲乙酉家父母北上借衡試南都見其抱膝讀史揮汗不輟而知其有深心又二歲入長安與衡走盤山道日落野曠沙影中有腰弓而騁者公策馬先抽箠中鳴鏑射一雉中之腰弓者馳去登李靖舞劍臺顧紫塞如雲穹廬如螳慨然有封狼居胥志而知公之不欲以巖穴稿也歸以語家大人家大人始勵舅于武歸應武舉遂一試得之其明年己丑中武進士都肄之日衡實觀射諸射

者當十矢半盡之時多震蹕不能的公過半尚未得而神色甚暇竟連中四矢以遂及格得官之後頗結飾鞍馬揖讓楚楚如朝貴人母夫人喜謂衡五郎紫面鬚髯身如斷山是故不當寂寂而衡獨與二三親知私憂之曰吾舅固猶然篤厚君子也是平世三公材而辱之武弁今之爲武弁者必鼻有口腰無骨京債爲母軍租爲子乃可以得志今四者公無一焉庸有利乎已果一任而躡初選人擬公守備德州德州守備

與憲部使講鈞禮甚休暇而公意不悅曰丈夫當鳴鞭塞垣不則乘長風破千里浪耳碌碌轅下胡爲者爲更乞湖廣運船把總竟以運艘失風敗湖廣故無水次倉每先期計舟鱗集于陳公套風浪猝起舟往來如鬪鴨十不完三公知其弊夙戒兌舟啣尾進兌無爭先故敗者十僅一二而竟不免重劾則猶疑向者四無之爲崇也公素悉楚運之困運官剥軍媚其帥軍復仇其官相侵蝕訐鬪無已時爲之嚴禁股削故事

每舟入金把總當若干約五百餘金悉罷之其厄于水也復爲傾其官橐且別貸子錢代爲運官償所負使不至纒死然竟以是破其家失官後數券齒而責之無一應者公始有憂生之嗟矣歸後掃室右方半畝爲菊塲夷猶其中然往往撫劍而嘆會有倭警當事者檄之轄南漕軍公時已病臄腫力疾行斤斤飭軍實不少怠與其下相約爲刻廉貧亦益甚竟不勝病告歸遂以不起卒之日質其甲裳刀楯而後成斂也嗟

嗟庶將軍而可爲耶人皆咲公趨時鈍謀家拙  
然儒家子弁而猶儒凜凜以清白自將此非必  
印如斗金如山要可不愧先令尹矣公居常言  
咲不苟履聲鏘然素嚴吾母夫人每相見肅揖  
而坐退或不交一言言亦未嘗及外家有無當  
其應試京師居邸中卽薪芻之費不以聞也母  
夫人益以是重公公配王孺人舉一女無子娶  
貳王生胤英胤英馴謹如處子吾舅沒後一月  
始補博士弟子痛父不見哭幾絕事嫡母至孝

常膳外每袖私錢獻之非公事無外交與人言  
非經義不出口余嘗舉以勵諸少年曰汝輩當  
學朱卽無幾何而朱卽死矣有一子先朱卽死  
以兄子某爲後胤英死之前一日余視之榻前  
胤英于枕後出一編口期期不置曰此先大父  
遺詩也刻甫就乞兄爲之序餘無言嗟嗟朱卽  
頻死念先人口澤不忍棄而今雙塚纍然誰與  
弔螻蛄而蓐螻蟻者此衡所爲潛然出涕而追  
爲之銘也胤英娶婦王卽余從姑盡卸其嫁時

簪珥棄所居宅而後入吾舅及胤英于土塋以  
某年月日公壽五十有五王孺人所舉女字太  
學生浦某胤英女二尚幼銘曰  
哀哉兩善人也而至此家殉官身殉家子殉父  
言殉死殉止矣

明故鄉進士署宜興縣學事堅吾王公墓

誌銘

叔祖堅吾公以甲辰某月任宜興學博明年之  
六月十三日祈雨郊壇歸至寢一蹶竟死時婦

子輩皆驚仆地不能喪其同官劉博士率其徒  
圍屍而哭於是諸生湯兆某昇其家所畜美材  
來周某等奔走庀舍歛以十四日殯于堂廿六  
日輿襯歸諸生送喪及關而返哭聲如壞墻迎  
喪者皆望途而哭至有嘔血者及州諸親知具  
芻靈輶輓以待不戒而肅遂以七月初二日從  
母何夫人之柩厝于  
之阡衢以宗籍未行  
事公最久相與共甘苦奉規誨者四十年安可  
無一辭以紀惟公與衡習蓋自髫年公十二歲



父懷東公棄養公尚有弟曰某纔數歲率以見先大父贈宮保公動止抱携其弟弟席始席與之食不甘問及父母則泣而對先大父大異之乃勉之于學比衡自京師歸遂延公至家塾衡事公在師友間時公學已大成矣而家赤貧每余家有私燕會里中子冠履鮮華公獨破帽緼袍趼趼然來直坐踞其上色無忤也猶記丙子之春同衡試有司富人子囊數金置公袖乞公三文公竟不許時督學駐宜興方務刻覈公郡

試名在高等而竟擯不得與試試之日公挾策至棘旁執事者麾而出之衡時童子心弗忍也挽公袖而啼公絕袖去浪游二九三洞間歸以其竒詫衡公胸中始有宜興矣自後又屢試屢黜走宜興者再再不售雖破帽緼袍如故而交友日益進瑯琊兩先生重其文行至裹幣而迎之公始爲聞儒乙酉歲始以儒士試南都則年已三十有四矣又明年試督學第一廩學宮辛卯遂舉于鄉公之應辛卯試也距免母夫人喪

始二十日而羸公困草土久欲母行友人強之  
行公乃挾小舟四日夜抵白下又窘大雨輿人  
踰蹕行水中如浴鳧至姑熟與同事者九人攀  
當事輿而號當事者試公文竒拔公冠其曹遂  
得雋人喜謂公天憐君矣以今易償昔難猶未  
也天必且大償君然自此積學益深五上公車  
卒不利而公且班班二毛矣公一日方照鏡鑷  
白髭慨然投鑷而泣曰吾垂老矣而志不遂吾  
母青裙素裳待地下久矣人生幾何無已且以

學仕乎於是決策乞恩當塗故人有所爲公道地  
置公休歛間者公曰吾業已爲冷官而復求爭  
地非本懷也亟止之謁選得宜興教諭其歸也  
親知見公袍服慘瘁騶從寂寞心憐之共慰勞  
公公咲曰此吾十五年前辛苦地也吾向者擔  
簷踏雪求爲博士弟子而不得而今擁皋比爲  
弟子師復何恨哉慨然泣數行而別竟以是終  
人謂公好言宜興山水而卒死于宜興倘亦所  
謂樂哉斯丘歟公之任宜興也學政圯甚公力

爲振刷之首立思過簿曰諸生吾弟子也而乃  
數勤縣大夫吾今與若約非公事勿至縣有欲  
言者吾代爲若言卽至縣必籍屢籍而勿戒卽  
吾不能爲諸生師且閉閣思吾過矣於是諸生  
皆斂足自守縣庭爲之一清縣尹愛重公事每  
就咨焉月兩會藝會止六十人期一歲而周以  
便趨事手校藝窮日夜其所砭削人人以爲知  
我每與婦子聚食不過蔬菜曰此吾苜蓿家風  
也一味之甘必哀而畜之以待賓客諸生以脩

脯來者留與共飽其貧者却勿受間有所誨責  
屬其父兄施夏楚焉勿辱于隸人他所爲表揚  
節義覈濟貧生諸功令甚具以是諸生德公甚  
其歿也至欲祠之學宮嗟乎有才如此且無論  
異日當大任卽需次服官得百里而治之其樹  
立可勝道哉而竟止此也然大較亦略可觀矣  
公爲人優于幹略然坦蕩無城府蓋世膽決者  
少遲重彊直者寡含覆練達者乏氣骨而公獨  
兼之其爲人謀不萬全不止友人陸仲鳴嘗稱

曰吾黨有難解之紛難決之疑他人百十語不能了者伯栩一語輒洞然其言初若平平更再三思之不能易也與之言吏治民情若老胥吏鑿鑿可聽與譚名理權古今初若漠然徐出一二微言無不願解者公真竒士哉公平生多恩少仇絕意報復獨其爲公義發憤時露齟齬雖樹怨豪右勿恤其于吾州雪闕氏事最著同年闕孝廉婦某早寡而貧倚其僕傭作以給有奸人某者欲併傾奪之詭其孤弟訟之官醜聲沸

騰卽吾里人無不掩耳也公獨心疑之爲之窮極根底寃狀大白卒反訟案坐誣者罪人亦以是知中篝之言不可輕任耳也諸宗黨中一切闕閱口語皆就平于公得公言而解者十不啻六七其他爲從弟夢芝娶婦治產至今依公以居又出已資贖夢某暨某女于人奴中又出守爵等九人于死獄爲單孱造命不可勝數其事母至孝母亡十五年每言其幼時一燈熒然左紡右讀未嘗不沾襟也待諸舅尤恩有求多于

公者公事之加恭無難色當公爲諸生時季舅  
死無以殯公傍徨室中願楊夫人首而咲曰汝  
銀飾且副我急我以月廩償汝楊孺人遽輟簪  
珥易二金贖之公之仁心爲質緩急不以無爲  
解皆此類也居常食時內外親褻衣鰲面者常  
滿坐迄無間言公年過三十始小有家迨登鄉  
書人勸公贖微時所棄田公弗應守繩尺滋謹  
間闕屋後地爲小樓遍蒔花竹邀良朋嘯飲其  
中情盤景遽多至忘歸人見公喜施好客謂公

家非故州東王而不知公家故州東王也君少  
爲詩歌古文詞皆有詣願獨以舉子業鳴其文  
峻拔老健一往破的有傾河倒峽之勢而獨不  
能軟媚虛詭以射時其卒困亦以此公生以其  
年卒以其年壽僅五十有五配楊氏子一康爵  
庠生女二長字沈未數月而孀死一遺腹子又  
死守節不嫁以姪某爲後少者許聘潘工部公  
之子某公諱夢周 堅吾其別號王衡曰嗚呼  
人其可以無年乎王休徵之醇也魏陽元之才

也其晚起爲名公卿所爲勝公者獨以年耳人  
其可以無年乎相人者或以面或以心或以文  
或以量至于四者皆不驗而不得不歸之命夫  
命則又何言哉又何言哉銘曰  
吁嗟乎公學亦窮仕亦窮有綸半通弗克以封  
衣冠蓬蓬從母于幽宮譬彼弗逢老猶章縫澤  
小潤而豐文小試而工教小用而共我識其小  
以章其令名于無窮

宋明故文林郎知商丘崑山兩縣事棠軒樊

### 君墓誌銘

余讀楚史而悲之庶吏而可爲耶孫叔敖爲楚  
相其子至窮困而負薪嗚呼今樊侯死矣十年  
縣令至貧不能辦襚衣而又無無負薪之子天  
道其如何哉君歿之三月其季弟文學衛以君  
狀來累萬餘言無溢詞無何崑山諸生張大復  
者又以所私紀樊侯治行乞附益焉噫嘻樊侯  
卽老壽有子徵文徵獻能有加于是否耶按狀  
君諱玉衝號棠軒楚之黃崗人父爲吏隱公某

有淳德以貢爲其訓導配戴大孺人生給諫君  
某早卒繼易太孺人卽君母也君生而恬淡寡  
欲神識湛如口未嘗言財利事旣長娶婦盡斥  
奩資市書以某年舉于鄉乙未成進士時少宰  
劉公知君爲君館選地君故避不就試人以問  
君君曰吾不能追飛逐走與人爭熱官吾自有  
官也選商山令初下車日蹲蹲視簿書執筆不  
輕下商人曰吾令故長者未踰月察知民俗肯  
窾斧斷裂然始大驚以爲神明商每徵賦保歇

與吏胥比而爲奸所侵牟費幾半公賦君召其  
民與之約曰而課能不保歇而辦乎民懽應曰  
辦已果先期完遂罷保歇先是縣拘囚例用馬  
快馬快承縣令檄騁而入民家酷窘奪之家立  
破君爲令首革馬快聽訟者自相拘於是民畏  
一日糧集縣衙訟速畢矣而君又爲息訟歌悟  
囚歌使人唱木鐸警狗之間于百十訟帑中下  
一二帑終付外議息不罰一鍰民感悔甚而君  
又以次案誅豪黠民之爲訟府把持令短長與

令市者某某等若而人于是群奸脅息而俗  
用和縣令卯而衙食頃而休益無所事事間  
巡行阡陌課民農桑歸則焚香讀書而已君咲  
謂弟文學衛曰吾嘗謂仕不如隱弟如比者蝗  
辟其境雨止于陌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不  
謫妻孥不羞父母者仕可矣無何而開採之使  
至郡縣輒哀金錢盛陳歌舞以待伏謁庭下惟  
謹而君則先移書中使具言商旱荒無鑛狀欲  
以逆止其來業不可止君則鳴騶列仗謁中使

與人升堂中使氣爲奪遂錯愕成賓主禮而去  
明日款中使酒酣中使執君手咲曰好手君咲  
曰此手幸不捉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  
何君何自苦乃爾君慷慨泣下曰令與公皆飲  
食百姓百姓不苦而令苦乎公慎無苦百姓中  
使謝曰不敢歸而與其黨相戒然索賄如故也  
君一切禁勿與中使令人採鑛君則導之險道  
斗絕不可登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臺銀山  
兩山者夙稱鑛地君爲禱于山神採兩月亦無



有中使乃馳去君僅以兩扇贈行李而已中使  
怏怏欲中傷君而君先挾其所移檄中有歸過  
主上語欲草疏上聞中使懼而輟謀君亦手其  
疏毀之使無生心而復以書致稅使錦衣楊君  
樞殺市魁數十人商乃鑿而不害云隨奉旨調  
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可以治商之治治也  
君曰惟煩也故當臨之以簡其所勸農息訟約  
供費絕餽遺一如在商時吏胥膠拳不得伸往  
往謝去治前酒家廝舍至有徙業者時縣官方

急積逋停邑長俸以徵逋逋完始開是秋雨傷  
稼公率一二胥役駕小艇勘視墟村破椽與饑  
民相對噉菜粥父老爲之流涕時崑逋二十萬  
君曰我柰何以數月俸而易萬口詛乎止不徵  
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吏庭事督學爲  
設門禁簿籍記之君曰父母有過此皆吾諍子  
弟何禁爲第易其名曰求澹臺生簿而挾私來  
于者皆廢然反矣崑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  
狀前令聶君號精敏居別院鈎校一月許始完

君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文學驚問其術君曰  
我何術我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其飛若干詭  
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而十得二三矣  
隨証以徵逋之籍而十得五六矣又出而詢之  
薦紳卒而問之吏胥而十得八九矣庚子冬入  
覲抱襆被行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卒以  
君爲卓異首推君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卽馳  
歸覲省旋復之崑甫入境騶卒之迎者屬于道  
酒帘颭颭公舍旁獄案之積于几者帑且三尺

矣公曰君以樊侯爲不復來耶夫樊侯則猶故  
侯也於是盡汰冗吏理滯獄而崑復大治時郡  
民以稅事不均噪織造中使門郡縣欲相率往  
謝君曰崑山令無罪何謝遂皆罷君居崑前後  
六年所銓部復推君吏部文選司續又推禮部  
戶部工部皆不下而吏隱君病耗至君乞歸上  
官及士人競留君君度不可卒解印綬付學博  
士五鼓馳去歸侍吏隱君疾衣不解帶者數月  
遂患脇痛不能食尚時時強櫛沐以寬太孺人

然竟不起矣嗚呼以君兩地民譽赫赫如此詎有損也頌當有福重以當事者或推或挽不爲不知君而迄不能爲君增半級之俸延數年之命豈非天哉君樂易好善多長者游然不輕納交初于漢陽師旣山先生已心嚴沈介菴先生而不稱師成進士後始稱之曰吾以愧天下之未覲面而名弟子者生平不再宿于寢與諸弟自相師友當吏隱公析產時止取田六十畝曰吾爲官不能潤諸弟吾不忍取盈也自爲諸生

以至宦成服用無兼副有乞者輒推予之常膳乾蔬豈羨甚泰則加兩淪外而已當在崑時與余父子雅相慕家官保常撫君背而嘆曰崑民肥矣柰君瘠何已而君竟以瘠死蓋君幼時慨然慕海忠介之爲人卒其所爲居官持已大略近之然海公獨立行一意時小有所輕信而君于大家小民之訟一視法爲之劑其初任崑山有富人子餽吏隱公于途者公緘其牘示君君不視投諸火他日富人子掛訟牒恐君根株窮

之怖甚然卒未嘗有溢怒也他所平停控解甚  
多用意常依忠厚人以是多君于海公君常銓  
次古今人物爲智品凡若干卷大都以沉幾密  
運功表濟時者爲上意所位置甚高人第知君  
廉其不能盡君者未有量也悲夫君生于某卒  
于某得年若干初配某繼配某又繼配某隨君  
任崑終所任不市肉與絲人以是益諗君賢無  
子女一許某君歿未幾而地方諸臺檄君入名  
宦崑之民德君不已復謀專祠君于崑山之巔  
嗚呼神所憑依將在民矣銘曰  
清且平乃以爲水之衡冽而食乃以爲泉之德  
雖鰥乃身實惠我國惜哉樊侯以廉爲隅而止  
于隅然于以風世有餘矣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

墓誌銘

代父

顧宮贊學海君以癸巳某月 日卒于家其孤  
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  
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願君官不蔽才年不

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余所爲躊躇  
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  
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  
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  
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  
以順淑人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  
二子紹芾紹芬小子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  
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  
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共卧起相切  
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旣以弱冠補  
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力  
文益老丙子遂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  
吉士以湛思朗識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  
會司馬公以藩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  
滌髓壺觴之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摧典  
章討論當世之故甚具其年司馬公起爲南京  
兵部侍郎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大  
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出

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清望都焉俄而司馬公卒  
于官計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日色深墨流涕  
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當北上君戀孫淑  
人不欲行淑人趨爲裝君乃勉奉淑人行而淑  
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  
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  
依違從之而交游間皆切諫以爲不可而君則  
謂柰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然淑人雅耽薰修  
厭市囂意獨登五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

泣留之不獲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爾時

天子

方決事齋宮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而徒  
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藁有所關說失職甚  
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牒當事者當事者不可議  
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未死前朝議  
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南京而君亦不  
克待矣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適當  
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者止

于此而君之幸不幸何如也君惟潔廉一介不  
苟取與念祖父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  
加已而小築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  
心口自訟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  
自好如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  
君叱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  
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人始知君生平且因  
而嘆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獨好  
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卽稱貸應戚黨緩急無

所恡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詣  
有司平停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  
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  
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  
晚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  
且甘且苦彈指而三嘆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  
今之循嘿渙恣與權竒佻佚者更相咲也兩似  
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茂  
明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

乎而君竟死矣是非君之不幸乃世之不幸也  
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  
舉世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  
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果未有定也君諱紹芳  
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某年卒某年所著有瑤菴  
集藏于家娶某子同德同應弟 女歸余從弟

太學生元爵以其月日塋于六保尚書浦同德  
以講讀舊勞請于朝 天子特與之祭如侍郎

張公例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

諱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  
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崑德山巋五傳于婁  
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軌貴  
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  
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明謚封奉直大夫裕州知州浦君贈太宜  
人周氏合塋墓誌銘

浦氏在茜涇之陽兄弟四人聚族而居伯嫂治



內仲兄治外其叔則任公家租稅徭役之事生產累萬金不爲異財僮僕數百人不爲私屬古稱汜毓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浦氏實再覩云君之先爲海上著姓自曾大父某以高貲稱于里中大父某父某爲州學生善談論多長者之游娶于盛有子四人君其叔也諱某氏某幼開敏有器局少司寇周公見而異之遂以女字焉是爲周太宜人司寇之子士淹士洵從魏恭簡公講道東南爲高第弟子君朝夕與論說經義

甚見推重已而以春秋補崑山縣學弟子員無何以疾廢學濩落于庠序間者久之會季弟在京師爲入金得章服以歸君取而指之曰是用詫田峻婦媪耳常野服以出入吳郡旣財賦之藪而浦氏爲大姓其田連阡陌州有大役輒以屬君君時與豪有力者相持艱難百端至爲吏胥所窘怡然無一言蓋恐傷其兄之心也平居未嘗一食不相對堂中恒置四坐諸兄雖不在終不移其處兄有疾病常以未明問安否親視

其所飲食而進之兄未卽寢雖夜分不退年踰七十外猶不失此禮君愷悌多智好爲德于人族之人儒而貧將遠去君爲之資其伏臘費事事扶掖之有少而孤者爲持其門戶而他子鬻先人田君出百金贖還其家後兩人俱能自立壬午海水溢漂沒廬舍君收暴骨瘞之計屍以予直歲厲大祲出粟以食餓者同舍生張某爲怨家所中坐法當遣君委曲伸救之其費多仰給于君空囊不恡也君與人表裏洞然未嘗爲

怨而更事旣久時與勢家交關能侃侃自將怨者終不能修郤或爲機械以嘗之輒先得其隱不爲動平生不忍一日去其兄弟老得末疾會海上訛言有警徙居城中人從東方來者迎問兩兄起居輒潛然泣下不旬日必以輕輿小舸就其兄相見則疾痛爲之衰減忽一日心動亟欲歸田廬二子以溽暑止之則索筆作數百言且曰得見兄卽歸泉壤無憾二兄得書駭曰豈永訣耶再明日遂卒周太宜人端莊靚默事舅

姑以孝聞處娣娣間不以家貴故失婉婉之度  
布衫蔬食旦夕紡績嘗爲女奴先君三十無子  
置側室是爲歸太宜人舉子女周太宜人多自  
育之無異已出君平生常引分自足謂吾少而  
憂病望不及中壽今得耄耄矣壯而憂無子今  
有三丈夫復見諸孫彬彬矣束髮受經竟偃蹇  
博士前而士衡能以經術振猥被國恩從大夫  
之後過所願矣當復何望哉獨太宜人有內行  
而不及食其子之報故裕州以爲終身之戚戚

焉生卒子姓云云銘曰

凡有兄弟厥初一身一支不仁日夜呻吟苟能  
療之寧遠楚秦民之無良輕是懿親同氣不恤  
况在它人吁嗟浦君克執要道惟是孔懷爰及  
悼耄和樂且湛晏晏言咲天亦祚之壽昌且樂  
我銘其藏過者相告維爾之教萬民胥効

馮母趙孺人墓誌銘

今歲癸卯之某月日余馮氏婦翁孝廉君將奉  
其母趙孺人之柩祔京兆公墓于其王父廷尉

公之昭而厲志勿辭衡適有長子之痛受狀而  
淚涔涔不自禁也蓋長子出自馮云前亡婦之  
死歲在癸今者其子又死死且無以報母矣雖  
然死者之不能報則生者之責也其敢辭夫衡  
則惡能知孺人卽徵之女孫之口猶以爲暱不  
必信乃衡心所嚴事者京兆公京兆公世所稱  
爲勅齊先生者也方正有道德不苟嘖咲胡獨  
與孺人相莊以爲內子且以爲良友也非獨公  
而已公仲季若而人並長年賢而且貴胡皆以

丘嫂事孺人如事兄也家僮媵什百指胡斬斬  
稟齊孺人無旁撓無中誹也此其才德意必有  
過人者今徵之狀益信按狀京兆公元配吳安  
人以閩德稱數舉子不育聞趙有女而賢屬媒  
氏委筐篚焉孺人肅而共巽而善承大得吳安  
人歡安人以娣視之年廿五而舉婦翁無何吳  
安人病病且革執孺人手曰勉之爾善代我而  
廷尉公亦以屬京兆曰吾賴趙也而有孫且賢  
婦也可試之家政趙孺人遂秉家政孝媚尊章

潔蠲餽餽拊視兒女一如吳安人獨其御下稍  
節寬以嚴而諸臧獲頗畏而安之當京兆公在  
留都時疾甚孺人截髮籲天請以身代跪積雪  
中膝爲漬猶曰爲情使耳當京兆公居父母喪  
三年不窺寢游宦南北日賦纒肉束菜孺人皆  
與俱其施三族也官俸不足則傾囊粟不足則  
出簪珥佐之嫁姑姪之孤女三人有所賦予于  
外家必先吳而後趙當是時孺人爲政使有纖  
毫見顏色京兆公何能入不虞謫出不虞匱矯

矯行一意乃爾又何以始終莊孺人稱爲良友  
也蓋孺人喜禪誦自奉涼薄平居多齋素卽非  
齋素無兼肉常曰我非好自苦欲與爲官者成  
其廉爲士者成其名耳其雅志與公合如此婦  
翁爲孺人獨子孺人訓之極嚴初爲諸生新其  
輿幙孺人怒而碎其幙嚙一指示之戒婚後不  
使數親內寢其在內寢也晨鷄鳴使婢子以勁  
帚掃床壁間警之出從社友會稅戒飲勿夜讀  
書蕭寺餉每以粗糲卽得雋後無侈供今婦翁

鬱爲聞人籍賢能書而尚未有半綸之封與三  
畚之養以爲母報此婦翁所爲叩心捨地而不  
勝痛者也雖然使婦翁早貴宦四方禴翟不以  
手歛與衣蓐草何異世祿之家難不在鼎食而  
在禮食患正坐不貧耳婦翁曰傷哉貧也蓋余  
母奄忽時語余我無一文錢遺汝死以桐棺歛  
我無益汝貧嗚呼哀哉貧也然其所遺者大矣  
孺人卒于某年距其生得年七十有四孺人父  
爲仰筠公以邑掾起官其先爲趙王孫從帝昺  
航海抵郡之張堰得不死沒葬其地至今土人  
呼趙王墳云孺人一子卽孝廉名大受娶某孫  
男某某娶某某孫女六長卽少而育于母爲衡  
婦者也次某字某曾孫男某聘某銘曰  
弗爾躬來何慕籬爾金視竹素展我甥文則史  
以爲不信儷此君子

誥封盛母劉太淑人墓誌銘

代父

歲乙未不肖方居內艱笄然在疚而吏部右侍  
郎學士盛公以母劉太淑人狀來乞銘嗟乎不

肖亦人子也吾母之不能報則髣髴其形容馨  
欵不忍其湮弗章而獨忍于吾兩世通家耳目  
所覩記之盛母乎按狀劉氏先山東東平州人  
以洪永間功世千戶于潼太淑人父諱東母爲  
甯宜人字昭武將軍某號盛公卽學士父也昭  
武公元配彭淑人早卒繼娶太淑人其歸時齒  
才十四耳時祖姑太淑人梁姑太淑人任皆在  
堂任太淑人嚴太淑人曲盡顏志得其懽心每  
昧爽躬入庖治羹芼上食惟謹間出其母家珍  
脆以佐嘗之兩太淑人喜而加飡皆曰新婦賢  
必昌吾家彭淑人之沒也遺孤二長都督愈謙  
次武進士愈讓太淑人撫而教之至壯各矯矯  
有駿譽當學士公未貴時二君迺顯則太淑人  
迺就養二君所二君亦忘其自出也庚戌洛南  
曠盜起昭武公奉中丞檄討賊疾力戰遂陷沒  
太淑人聞計則伏地慟欲死聞其繇憲使其移  
督戰卽仇憲使欲褻白刃刺之而以死謝已學  
士兄弟爲力喻而憲使亦臨弔昭武公哭奠如

禮太淑人意乃已猶不食俄而盜魁就擒太淑人乃仰而哭曰天乎吾讐復矣讐復而子未成立死者尚有望于余余未可以死自是常焚誦齋素夙興晏寐以身爲教而學士遂以辛未成進士讀書中秘翰林編修歷春坊中允庶子國子司業祭酒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吏部侍郎太淑人優游壽考學士兄弟官封祿養者垂四十年而其後也會學士侍疾及視含飯天子爲加恩賜祭塋並祭昭武世稱哀榮全福方學士之初就京師學也太淑人謂學重始進令從馬文莊公學兩月始一覲省太淑人偶過學士書室念其岑寂流涕汎瀾然終不以學士歸也每諭學士曰國家方右文治吾家豈獨馬上報主兒必以俎豆成名後果如其言學士年位高矣而每事必長跪咨稟太淑人爲裏度可否而行鮮不中程度者母子間其有以相成如此太淑人操家政櫛束整整遇減獲嚴而有恩堂以內外不通履聲平生不近醫藥卒之日從容索衣



盥手奄然而逝時萬曆某年月日也距其生某  
年月日得壽若干嗚呼蓋至是而夫以忠食報  
子以孝顯名太淑人死可矣沒之明年而學士  
卜以某月日 昭武公壙奉祔祖墓西之三  
里舖銘曰

夫勤事可以死措笏圭開旌祭稟內則秩朝禮  
耀翟褕燁彤史人文開鬱濟濟于千百年自茲  
始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傳

蔡默齋先生傳

余與汝南蔡弘甫氏同年登仕籍已同入史館  
相得甚善也日橐書旅進退無所事事則相顧  
而嘆曰古語云寧抱槩不爲監世獨以名高史  
官耳其實碌碌素飽不如一墨綬之長尚有實

惠及民而旁一公咲曰不然若曹寧老橐書旅  
進退已耶夫頻頻之黨內外等耳其亦必有實  
惠及民如弘甫父默齋先生者則墨綬足以豪  
矣余聞而心識之已歸省家大人弘甫以先生  
狀來徵傳讀其文先生蓋盛世三公材也而官  
止于州縣之長則吾徵先生亦州縣事而止耳  
按先生諱某字某號默齋自先生曾大父某與  
吳康齋先生友以躬行爲教世以理學名家大  
父某爲奉政大夫顯德先生以諫  
武廟西巡

廷杖下獄詳見邑乘名賢傳先生少承家學以  
孝友廉正聞禔躬從政卒以是始終焉顯德先  
生卒六年而先生始舉于鄉試春官不第歸躬  
耕以養母李宜人時薦羞獻飲雅歌侑之衍衍  
如也意且不欲出太宜人強之出遂就選人授  
江華令令缺久縣事廢不治戶口不滿千七營  
兵才數百先生于是廣招流亡闢荒萊受廛者  
成聚華有民矣復爲減胥吏民壯之冗食者清  
軍餉之乾沒者募驍健若干華有兵矣先是華

有鄰邑撥運三千歲兌其半一歸度支一歸縣  
歸縣者官與吏輒分橐之先生不可乃先爲請  
于當道曰令不能不廉亦不敢翹人以自爲廉  
請免前此侵牟者之官若吏而後敢有言當道  
報可先生乃白其事于是歲得金千五百以增  
募甲伍建樓櫓時簡閱而華始稱巨障焉華素  
有獯夷往來市易者軍民多殺虜請賞先生下  
令曰殺獯夷者死圍奪其貨者以輕重論罪自  
是市始通峒夷號先生爲公心天老云先生曰

吾撫夷如民民如子吾乃可以教矣乃註一聖  
諭六言解及諭民諭夷詩而夷素尚鬼每殺童  
男子祭纛公無以禁也會夷病疫先生密戒巫  
師第云神以用人故疫不如代以牲于是獯人  
始用牲矣其後一年獯人感先生德率其戶千  
計來歸先生爲置長編甲而不徵其賦宗伯姚  
公爲作撫獯頌焉庚午秋古田賊犯錦田所官  
軍敗先生令人以季弟某寄零陵令且囑曰我  
必死此若可收吾骨報母言畢躍馬出督兵往

戰有所擒斬當事上功次兩臺交章薦當得上  
擢而以資格限僅調靖州守知寧遠縣耳先生  
治寧三月寧大治以入覲行條上安邊四事及  
巡倉教職選本省十事遽乞終養不許復之任  
會江華大錫洞亂臺檄日三至先生曰是非斬  
竿揭旗之盜可以口舌解也遣一客前先諭以  
順逆而身單騎隨其後盜熟視先生曰是吾公  
心天老也遂拔營遁治聲益起部史方薦代永  
守巡而太宜人計聞先生奔喪歸服闋除海州

招流民弛魚禁清屯田理鹽法所以爲海計者  
甚具有過賓某者當道客也謂先生曰君在外  
久若厭外乎吾能令君內君謝勿應已果擢貳  
兗州後調臨洮而先生始知直道之不見容矣  
時太史君計偕入京以先生意乞休遂得歸歸  
而讀書談道師表後進者又九年而卒卒之歲  
元旦諭伯子某以卜塋乞銘事若有預知者卒  
之日尚共子婿賦詩曰九月霜寒雁未歸輒自  
咲曰是何濡滯也已而曰山頭一片白雲飛太

史君曰是好境界先生曰只是如此目遂瞑嗚呼死生亦大矣君子息焉戰競免焉先生其深乎先生于學雖得之家承然亦似有夙契才三齡指日問奉政公曰何物大明如是奉政公曰日也日繫何處奉政公大竒之一日奉政公與文成先生論良知力行不合先生侍側遽曰能行孰不是知稍長侍華亭相公坐華亭問兒心在何處先生曰天上地下皆我心也自是嗜學益甚從耿天臺胡廬山先生游所至輒闢書院

集子弟講學其中至老不倦其學以靜入以敬存以倫物爲實諦與世課虛談空者大徑庭故宜其儒而醇吏而循去來灑然如此衡不敏老而不知學見太史君津津言學僅耳食之已窺君行有坊表言有幅尺迫不驚蹟不亂而泊乎有意乎其爲人也今太史君需次內直異日鼎鉉大業卽未易懸契抑不有先生州若縣之遺矩在乎夫宰天下亦若此矣狀又言先生友愛異母弟喪父如禮拒奔女卻餽金皆人所難能

然于先生爲末不具書

王衡曰辨矣子路之言學也而夫子佞之豈以其待民人社稷而學耶然後世因是而舉開之信點之樂盡推入滉漾中至欲兄堯舜而弟之竊又疑非孔氏宗旨也有宋儒學彬彬矣跡其吏治不能過漢唐願專俎豆其父師而鄙夷前人以爲不聞道夫非道則彼何以稱焉蔡先生之令兩邑也以吏證儒非以儒蓋吏也又廣之而前徵父後徵子行徵鄉沒徵死盡矣

### 王大夫傳

大夫諱臨亨字止之蘇州崑山人于吾州瑯琊氏爲西派祖曰警齋公其以進士爲光州守父曰贈刑部員外郎分槐公其母贈太宜人某氏已復出後叔筆山公其而母張宜人大夫少好兒弄稍長始折節讀書爲邑諸生屢躋以資入南雍偶挂于伯氏之訟家中廢讀書益疾力以萬曆戊子舉于鄉其明年登進士初授西安知縣二年以最調海鹽治譽第一行就徵矣而鹽

之顯者有憾于大夫數媒孽之僅擢刑部主事  
漸遷真外郎陞杭州知府未之任竟卒大夫言  
貌類恂恂書生也願倜儻有異才其爲吏精辦  
廉潔持大體當兩造至前立爲剖決未嘗一宿  
淹曰夫夫也裹糧而聽斷過宿昔者家破矣民  
謹而爲之謠曰不用一文錢便見王青天云其  
治盜也第躡尋根株而止凡盜所指爲同黨者  
槩不問曰盜以同黨爲命安肯自言言者類其  
仇耳吾柰何爲盜執仇于是民不虞盜誣共詰  
盜而真盜始得大夫于治號強立執法然用法  
甚恕民間有過誤殺人者多方以求其生卽訟  
成願息無不誦法聽者獨罔上吞舟之奸卽罪  
不蔽死法必殺無赦于西安殺窩盜胡十五于  
海塩殺十龍朱誠陸心洲等數輩民皆歡若更  
生大抵大夫所治兩邑西安稍朴簡故第爲䟽  
別禾莠而止塩民瀕海悍黠好弄長吏則稍稍  
行嚴霜之誅要歸于孳養良庶使法行恩全而  
已他所爲摘抉陰伏落機牙于彼而破狴牢于

此者不可勝數具載大夫之子孝廉君所爲狀  
中比爲比部奉命審決江北其明年審錄廣  
東故事例減百人大夫欲多所減吏執案以請  
曰多減則多駁多駁且恐累公大夫曰吾第活  
人而得駁吾自甘之勿累若也卒以請得減死  
者二百餘人高梁有盜珠者開採中貴人以私  
憾張皇其事六十人坐劫盜論死巡按李君遇  
大夫于途言其寃且曰吾請于中貴人而勿聽  
公其自爲政勿謁中貴人大夫應唯唯已而念

此六十人者在中貴人掌中吾安得奪而生之  
吾以柔道調伏庶其有濟于是好謂中貴人曰  
公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苦鑛稅使廣中更重  
以開採而若無有開採者則以公在也且聞公  
樂善好施衣食諸餓人有丐者貌類太夫人公  
所爲給養甚厚以樂善好施中心惻怛若此而  
豈其忍于六十人六十人死固當獨恨無盜賊  
以窒其口或死而有後言耳中貴人曰其然惟  
公命六十人遂比盜珠律得無死以大夫伉爽



不屈撓乃其爲民命委曲又如此是歲遷貞外  
卽再遷雲南司卽中雲南司掌都下獄緹騎往  
往張小爲大以獲盜冒功大夫多比輕律然亦  
徃徃得 俞旨都民樂之常曰遇蘇人則活蘇  
人者謂大夫與同舍卽嚴君激也人謂大夫作  
牧時有時擊斷類法官其爲法官又類作牧寬  
嚴無常相所處而裏施之鮮不中肯窵者大夫  
可謂才敏識治體矣大夫性坦蕩無城府與人  
易見詞色然亦易消釋卽未第時所受厄辱飲

之終身勿報也塩之媒孽大夫者旣死塩人訟  
其子就謀于大夫大夫曰吾不能市怨于孤兒  
謝去之嘗貸寡姑三十金未成券而姑暴亡立  
償其子其子不知也駭不受大夫曰第受之玉  
止之貧士豈無故投人三十金哉自縣令歸反  
鬻負郭田若干以自給居常鮭菜杯酒必與諸  
季共之每欲斥俸餘治一容膝之園與諸昆友  
沃醇餽糟拍浮其中然亦竟不讐死矣王子曰  
余幸與止之同年舉于鄉稱兄弟然不甚習所

藉以銘大夫者則大夫之自誌與孝廉君志堅之狀也余嘗笑今世之爲銘狀者殆類他人耳一語加于我則勿肖我一語加于父節勿肖父既肖矣而令人旁斲之斲者又惡其雷同也懼其勿滿人意也而矯舉繁稱以爲工是必欲以不肖爲肖也其又奚取焉曷觀大夫父子所叙次直而約確而不浮王止之面目具矣義不當復有緣飾予故槩括其事志略而辭省若此蓋大夫狷者也而雅好酒其自銘曰塋我陶側寄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達矣大夫之言夫鄭泉隱者爲達易耳五年縣令兩年司寇卽能生人殺人苟纖悉負隱疚奄忽床簣間若刺若噎誰能以樂死者大夫之以樂死也其居身臨民可知矣

吏部司勳郎中靈巖陸先生傳

不敏衡年十六從靈巖先生游時不敏郡縣試輒先儕耦意殊自喜先生獨斷斷訓督不少借比督學試大躡踉蹌歸里門則先生已具斗酒

勞于途曰若勿憂吾已手大魁券待子已先生  
登仕爲吏部郎且死而不敏乃領鄉解又十餘  
年備員史局稍稍符先生前券而先生之墓木  
則已拱矣衡進也晚不獲與先生同朝所知者  
猶先生教授里中事故褐衣面目也雖然賤以  
徵貴小以驗大聞從經師佔嗶之外窺見標影  
可以佐文獻之不逮者不敏亦何忍沒沒焉先  
生諱字某靈巖其號以癸酉舉于鄉庚辰成進  
士初選爲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旋改北吏部

考功司尋請急歸里居無何竟卒處官甫七年  
壽僅四十有五耳其在刑部也明斷夫夫稱折  
獄才而其奏讞格必詳審故事有死獄必調他  
司驗問而大司寇陳公廉先生賢一以任先生  
曰有陸君在獄可不叅伍而具也樂戶甲與乙  
毆甲匿其姬而誣乙沉之江先生潛跡姬得之  
乙乃得白工匠坐侵官物久繫獄至有瘦死者  
先生曰是皆爲救饑計耳夫旣已饑之而能禁  
其侵乎爲移文司空請諸罪人得城且自贖一

日而出繫者四十人比選考功會大計旦暮勾  
校勤苦倍于其治爰書時繩群吏不苛細然卒  
莫敢舞文者一日于餽器中得金揮之去竟不  
暴其姓氏人以謂先生貞廉知大體當事者方  
倚重先生而會江南水災報至先生有松楸之  
感請假遷葬得請不假郵傳疾馳歸省墓之次  
斥其所積館穀俸金衣食其親黨之貧者以遠  
近厚薄爲等差間擊鮮治酒招故人飲極謹郡  
縣干旌及門一切謝病不數數接見已而真病

病不數月逝矣蓋以先生之才識籠蓋一世而  
宦跡始終止此倘先生精心密理謝去藩飾不  
謀朋友不告妻子可紀者僅崖略耶抑自負任  
重馳悠之器不務取捷譽竒行逡逡守官稱職  
而止耶衡不佞無以知先生姑述所覩見竊嘗  
怪今人甫側賢書足跡不在公案傍卽酒壇歌  
榭耳歲一再至館人之家挾重糈歸無忤色氣  
憑憑舞車上睨儕輩而上之乃先生就館舍歲  
不信宿于家下帷勤苦過于爲諸生時而知先

生之必能盡節官下也與人處貧交愈敦久交  
彌洽其赴公車時倉卒發報書數十函無一複  
語率語而知先生之深情強幹于肩事有餘也  
居平語笑笑楚楚不輕徇人卽一履屐間無不得  
其任者而知先生之能審官能得士也事不一  
二驗竟死抱虛質而諛其師其誰與我猶憶有  
兩事舍人子迎先生一髯者突入坐呼先生立  
責之先生唯唯謝卒不反一語移時乃解舍人  
子驚問乃先生之兄諸生某也又一日延友人  
馮某飲馮醉而舞其杙傷先生目流血盈斗仆  
于地馮跪捧先生頭而泣先生氣息微屬輒問  
曰馮兄在乎亟煖酒爲馮兄壓驚古人有云卒  
而試之以觀其養先生所養何如哉狀又言先  
生幼有至性年十二代伯兄攝師席指授諸弟  
子如耆師以先生夙慧純德千里車始發輒洵  
不宜中折至此而或曰豫章生七年而見性竹  
生一月而成章不數歲而萎黃矣先生器成太  
早故速剗神用太精故速弊嗚呼其然豈其然

乎王衡曰今世品士者有兩端其下者納身藏  
智積歲俸取大官耳而健有口者索端駭衆走  
徑竇以搏梟名夫惟大雅比德珩璜和鸞踰踰  
迹其貌與納身藏智者差僅毫髮而卒當天  
下大事宅中而運權者必若人也嗟嗟天不佑德  
使有志中行之士偃經綸蘊章采以死而繁言  
飾行驚焉矣狂乎狷乎吾惡乎取真哉

沈孝廉兩川先生傳

古人云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叔世分而爲二就  
使懷竒韞珍獻賢能之書于天府天府詘而不  
受亦安所得世務而經之蓋瞋目待明經從古  
已然而今乎何言哉國家以資格限士士亦復  
以資格自限至有括千里之車未出戶庭而懸  
之以明志者如兩川先生可慨焉兩川先生沈  
姓諱某字某資性警異少就師塾已能窮根詰  
微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每小試輒先人然場  
屋輒躋三十六始舉于鄉凡四上春官不第遂  
自罷歸不復與計偕時僅四十有五耳夫遇合

何常士之高才宏詞而擯不得志于有司者不  
啻多矣願先生實負用世志自在邑庠時輒慷  
慨自任凡星緯留伏輿地阨塞及一切揆文奮  
武之事莫不研討晚而益嗜書郡人尚書劉某  
副使施某號有經濟才先生常就與商確至窮  
晝夜不舍去人見先生熱心耿耿曰能用者不  
擇官盍仕乎先生則又謝不能卒跼足丘園中  
畋漁詩書放浪山水以老先生之自廢不用非  
先生志也勢也雖然士無用世志則已苟有用

世志潦倒遲暮之年需次官下當事者以中駟  
見遇將卑陬其色俯仰人面之不暇其以此安  
之乎蓋先生少嘗爲詩曰童年志軍旅戲具羅  
干戈左右整部伍捷勝還自呼投筆慕班椽章  
句嗤么麼其志如此已而涉江淮歷太行觀市  
朝情態與畏途相偪側而憮然意倦矣則爲詩  
曰揮手去衡茅詩書度歲晏又曰我欲托微言  
遺編少刪剔于是始志窮經先生授易經窮經  
自易始嘗曰六十四卦斷也二十七史案也以

案証斷靈于著灼于卜安用冥冥如射覆爲乃  
取史傳某人其事與某父義相合者著爲易衍  
義使易不廢于無用又謂史家言事參錯不雅  
馴司馬氏通鑑媿矣然威烈以前五代以後皆  
絕不續欲加刪補成一家言竟未就而卒嗚呼  
先生倜儻大志于戈軍旅降而章句則已下矣  
至章句而復不竟治則柰何樹穀歲計樹槐世  
計人徃徃朝種而暮幾獲乃造物者分定久矣  
要以嘉美豐殖不化爲苞稂叢棘已耳遲速惡

能齊蓋先生之後起家科第者子某官某孫爲  
某官某曾孫爲某官某禎幹王國繩繩未有艾  
先生之志竟行矣先生內行甚馴父空菴公性  
嚴事之以愉惋母年老病渴謁醫不効則精心  
事藥書母病良已遂以行藥里中季弟饒州公  
某出後從父不欲更受所生父產先生必均橐  
與之其孝友大節如此族人有害不能祭者先  
生曰是吾之罪也夫爲置祭田若干與人坦直  
無城府樂道人善有不善輒面誠之無後言先



生竒氣異表乃其長者行又爾爾卽不幸不爲世用其不得爲鄉之先生乎先生以其年卒葬凡幾年矣而遺行復傳則先生之孫司空公之治命也司空公曰是吾子孫世澤之所自貽也請揭而示之子孫先生以子貴授文林卽福建政和縣知縣不稱稱孝廉先生先生志也

王子曰世多云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其然乎其然乎如以先生所學非所用怛憐而死則先生之子若孫所挾以爲世大用者曷已焉夫士以遇不遇爲貴賤一蹶而不復振者亦春花易零剪綵易敗所爲學非耳如先生經經緯史煌煌乎黼黻之文其光黯如其氣沛如冲而用之不盈以啓我後人嗚呼盛哉

### 魏淑人傳

瑯琊魏淑人年未六十而病不挂里媪口久矣一日衡侍先妣朱夫人或過道諸大家某也慈某也德先妣獨曰願不有魏淑人乎是所謂百尺無枝者也而會有以四字經推人時日者當

淑人爲寒江獨釣先妣曰此不獨似魏淑人之  
遭并與其神情而似之則衡已切私慨適他姓  
母生辰趨爲壽者塞巷先妣愴然曰傷哉魏淑  
人誰爲投薪冷釜者乎衡重有感焉乃爲文追  
壽淑人且嘆弇州先生以章采太洩不克長世  
淑人處靜晦故宜壽然未兩月夫人竟沒沒之  
日趨唁罔伯諸兄弟罔伯故非夫人生乃哭致  
毀不成聲于是望中謹稱罔伯善事母無何而  
罔伯序次母行事泣示衡曰夫不孝安能事母  
乃吾母實有隱德不孝心知之不能言言亦不  
忍盡惟子篤念吾母其爲我傳之嗟乎罔伯不  
忍盡而衡願忍爲罔伯盡乎淑人性藺默持重  
不恬喧熱喧熱亦去之年十五歸弇州公事嚴  
姑郁夫人郁夫人每鷄鳴盥櫛至丙夜始罷兩  
新婦鵠立不移步然猶動見譙讓淑人故樸直  
得讓多旣以其誠孝無腹背也轉更憐之則郁  
夫人且死矣夫婦相敬如大賓見弇州公或不  
出一言或不設特坐公以其有意相遠也微嘆

之淑人乃益自遠中歲遽謝家秉日與二三爨婢落落相對而已淑人無子子貳室高之子士驕少才雋自喜一旦中蜚語迨淑人沒而驕猶然囚服也歷生平所處如擁華茵重錦坐苦霧中倘恍聊慄無與語者此微獨罔伯里中之人皆憐之乃罔伯心所隱痛獨謂淑人不徼決而才不啣哺而慈是則非媢戚宗黨所能揣聲望色而得之惟罔伯自知之已耳初罔伯于驕弟恣柔愛之道朝夕暱近無間而淑人每呵之曰

而不聞嘻嘻者吝乎已隙漸開又一年而甲午之事起家人刺刺環淑人床頭云仇弟者兄也淑人不應又謂淑人能出弟者必兄也淑人又不應勃然曰而欲闔吾兒耶再言必唾而面刺刺者始廢然解矣夫婦女所號才要亦不出盤匱刀尺間當其意有所左右乳保爲政骨肉毛裏有重膜矣况處大嫌大難耳睫皆戈矛時乎淑人非愛驕不如愛騏也又非與兩兒俱卧起得根末也乃震蕩紛噴之衝出一言而定所謂

才歟非耶先是倭警迫罔伯以地方無備私出  
銀錢肆射士而其明年天津募海船驢遣家丁  
應募三五游士驚焉已驢得禍流言不辨首尾  
洵洵懼不測而罔伯宴如也事後顧謂衡曰騏  
本赤心爲國家慮不然死則死耳驢惡能累騏  
惟是床頭刺刺時使吾母有緘介不釋然則騏  
不惟死驢且死吾母死有餘負矣嗚呼此罔伯  
所爲吐茹喉吻間叩心飲血而不忍盡者也淑  
人初年有子果祥二歲而殤哭幾絕再生子榮

壽又殤時淑人年且長室置貳矣而哀反殺人  
怪問之淑人曰吾初年無兒今有兒蓋伯已孩  
矣迨淑人撫字驢而伯與季駿別居家人爭相  
彼此曰此吾母子曰此非吾母子而淑人若不  
聞也諸子曰卽之怡然卽定省不以時時見之  
亦怡然噫此諸子迫欲得爲母也歟卒也淑人  
病困聲歎不出戶而推揚懿美至與圖史爭烈  
者竟出于非子之子豈可謂無天哉淑人平居  
寡言笑檢押如處子常謂其愛女某曰吾隨汝

父京邸一日大雨庭潦疲一木爲梁汝父引余  
手以渡汝祖母瞥見大慙幾墮水夫婦手相引  
而可令人見乎女不覺粲然凡諸女當嫁輒正  
色訓之曰若爲人妻一月間無接席終歲無比  
肩女子面皮薄好自護持噫此豈揚揚坐板輿  
流水游龍間人乎蓋淑人之不挂里媪口以此  
其爲先妣所敬畏亦以此淑人太學生績女恭  
簡公莊渠之姪孫罔伯名士騏兵部車駕司主  
事諸兒女婚嫁詳誌中不具載

贊曰里稱魏淑人女而不婦乃其臨大事一何  
夫夫明斷男子也世之好爲容久矣士非梟名  
不雄非美言不市而况中篝床第之間乎其貞  
心粹質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嘆哉夫蓼莪九  
我知我不與焉乃觀瑯琊母子間何如也母知  
子寔難夫是母之爲母抑又難矣

### 陳穉登傳

陳穉登者光州守雲浦先生以忠子也家君與  
先生善余因得交穉登先生文采幹局蓋一時

顧僅以鄉貢謁選爲州太守初令寧鄉遷光州  
皆有異政竟不踰中壽而卒士大夫咨咨惜之  
而穉登者才而賢其文采幹局儼然光州也則  
皆曰天其以此償光州乎然碌碌奔走卒不第  
年四十九死矣嗚呼天之報施善人何如也君  
少資穎十歲屬舉子業十五工古文詞又善承  
光州公及母王孺人意公絕愛之常謂客曰兒  
何似我客未應輒曰兒似勝我人亦知公之非  
譽兒也十七補弟子員先後諸令長皆異其才

羅致之與譚文辯間與論國事悉中倫理武進  
尹謝君常目送之曰此子非但筆爲文章步步  
皆文章也其見賞如此然試督學乃見放于是  
傾貲入南太學太學兩司成新都許公豫章張  
公以國士器君每試必居首願又三不售乃改  
北太學時君年四十三矣縉紳慕君文爭趨君  
譽嘖嘖起且曰光州公舉于鄉之年羸穉登尚  
三穉登步之未晚乃余獨念穉登以瑩白間靚  
之文而投艷冶之俗彼嘖嘖者耳賢君未必能

知君也已果再試再報罷穉登于臨清道中聞  
報則仰天大咲于驢背上賦而吟曰而今始得  
爲陳生也然自此歸蒔果弄孫才一歲餘耳嗟  
乎士豈能自爲才哉以穉登之賢能傾儕輩動  
公卿而不能不唯唯進退決得失于一目之網  
誰謂科舉之能盡得士也初穉登之失王孺人  
也有庶弟三光州公念孺人之歿也憐穉登之  
嫡長而賢勞也欲割其產之半與穉登穉登固  
不肯曰父欲使吾母不子庶子耶哭不起光州

公不能強乃均產爲五而以一授穉登子藝之  
曰吾自爲嫡長孫無與若事蓋恐傷穉登意也  
無何光州公以病解任歸旋卒宦橐若洗而公  
三宦所與俱者惟側室許諸子欲稍問其私橐  
爲喪葬費穉登泣止之獨罄已產營窀穸遍丐  
海內諸名賢文表章光州公而以一身任內外  
家事使諸弟得竟所業蓋光州公歿後諸弟父  
穉登者十餘年而庶母以前事德穉登至歲爲  
齋素誦經祈穉登福也蓋余所耳受于顧吏部

叔時者如此尤敦尚氣誼急人之急間爲人排  
難解紛而不使知也丁酉迫入試且憇棘傍矣  
聞駱大行暴卒趨往伏屍哭手爲沐浴棺殮復  
捐金資其喪歸至今京師人能誦說之初稗登  
至京師家君與豫章相公方當事數倒屣道故  
甚謹人有因而跡君者君不見也獨與其同里  
素所爾汝交孫少宰顧吏部相過從間一暱就  
余則爲命酒酒酣輒縱言古今朝野成敗得失  
之故虬髯激張秦時戟其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稗登咲而止非久余侍家君歸聞稗登以扼腕  
里中不平事讒詬沸然有間稗登于諸貴人者  
諸貴人皆知稗登不爲動然稗登亦自此悟朝  
市之不易居欲歸就余蒲蛤之民而溘然逝矣  
嗚呼傷哉稗登智略絕人所臆決事如見世人  
哀憐稗登皆謂以其才得試爲吏何事不可爲  
而余獨以爲公卿不下士士不通經術久矣有  
一于此爲俗詬病士亦取剽剝齷齪苟逢世已  
耳徒負此慷慨志將奚施之不見光州公彼非



才諤少而稱譽薄也然其效可覩矣君諱爾耕  
稗登其字按顧吏部狀稗登可紀殊多獨爲述  
所見聞如此  
贊曰光州公雖人豪然所以聲施至今則稗登  
若加丹腹焉乃稗登亦以此身沉名飛爲世間  
儒夫居今之世非有高爵膺仕而令人慕說不  
衰使盡可以矯譽得名墓上之石可勝旣乎嗚  
呼豈不賢哉天之報施善人微也夫

趙烈婦傳

余初爲童子寓京邸耳翟節婦事甚竒爲之廢  
書咨嗟越二十餘年而又得趙烈婦烈婦姓孫  
氏婦于趙嘉彥後夫十四日死余走弔之蓋續  
息定兩日矣而生色勃然余載拜載起蘓蘓淚  
承睫也其舅趙夢雁者搏膺而踊號余而謂之  
曰嗟乎夫是足以隕子涕乎則余請索言之蓋  
兒年十五而娶婦時兒少多病足未嘗入舍內  
也甫八月余遂挈兒之京婦以小女子當家刀  
尺聲亦不聞堂外其遇人恂恂和謹妯娌皆與

新婦謹願不能得新婦一咲也適又歲儉婦中  
夜織朝易斗米爲牢丸飼姑而已則噎糠麥姑  
廉得其狀泣謂曰子苦乃爾耶則吾亦何心獨  
飽婦對曰兒亦何心獨饑願貧家女生而恬齋  
素得此亦自飽耳明冬十月隨姑而北則彥兒  
病已甚婦簪履不卸手湯口藥者兩月而彥病  
無間已迨病革彥辟妻謂父母曰兒卽死柰此  
少婦何且夫婦也不成其爲婦也兒何忍以名  
誤婦婦伏床後趨應曰惡是何言吾生死共子

矣彥默不應竟死婦撫棺慟已而雪涕曰噫吾  
兩人先後死幾時哉請自今母哭遂闔戶經也  
以姑救免願察婦意未已則又聚內外族環守  
之婦曰吾死自畢吾事耳柰何以累大人且死  
而必矣奚其遽遂戒不復進食姑大窘則又率  
內外族繞床泣其兄至裂冠服頭觸地爭婦徐  
曰本所以忍死欲一見兄以父母相屬也徒以  
此恐怖婦女何爲且兄欲其不死而願速之耶  
卒不爲動姑度莫可如何則大啼曰新婦念我

婦乃歛容謝曰然是則念之矣婦可食與死人  
言其可食乎且叔嬪能以生孝婦不能以死孝  
遂堅不食卽飲之湯亦唾之曰而得無以藥留  
我乎蓋積有十二日而憊然猶旦夕匍伏靈几  
前上食唯謹死之日強坐櫛沐謂姑曰婦竟死  
負阿母矣一死之外無長物獨婦袒服是始所  
御以見君子者也幸勿易言訖而絕嗟乎婦之  
死人莫不知抑知其不以情死乎言已復泣余  
亦泣夫等死耳古人易慷慨而難從容從容則

孰甚于以不食死者哉賤士庶女一念憤激薺  
甘荼苦未經思維于以蹈難猶輕若積之至十  
四日啼哭滿前焦火中迫倘此億萬念中有一  
念却願則蘄而敗矣彼翟氏大家女志誼或有  
所稟承乃烈婦何如哉古者如白茅行露且表  
二南茲意者其王風行歟則烈婦徵之矣

### 趙烈婦誄

趙烈婦者姓孫氏山陰趙生嘉彥妻也趙生死  
烈婦不食十有四日亦死余心許立傳而先爲

文以誄之曰嗚呼哀哉綦縞翟禴時賤時貴冶  
容破歡華丹掩麗惟天生理惟人生氣壽壽天  
天不朽斯寄猶歟夫人雖死則生爰登其堂愜  
聞其聲有風血如掠彼素旌皦皦衷悽懸之蒼  
旻夫人嬪趙趙未再周塗山甫歸秋胡遠游適  
此饑饉朝春夜宵饑飢自恬羨芼則羞姑曰婦  
新我作子休婦曰母饑兒敢自偷椎髻操作不  
愆乾餼旣從姑來以相夫子夫子病矣遑復寧  
止衣幌不緩簪服不珥扶掖抑搔迨于不起撫

棺長號天以自矢故鬼遲遲請待新鬼雪涕向  
姑伏而長跪婦無生夫夫無死婦夫目未舍婦  
骨亦朽茹荼飲血將以誰守豈不念姑豈不念  
舅有小叔在以死乞某姑大驚啼一何至是爾  
縞爾素報兒足矣兩髦旣徃百身曷以人生實  
難死何容易勉圖厥終無爲情使婦曰主臣行  
已三思孰是一言而可鬼欺義隆自天寧爲情  
私蘋蘩薪樵急不自持區區此生復何惜爲距  
尺雉經志不克從慷慨不可請以從容之體之

粥戒勿我供翁媪大窘眼枯舌敝爰帥姊妹及  
外兄弟或持湏酪隨以糜糲環床呱呱稽顙至  
地夫人怡然面壁假寐謂我無苦奚自狼狽龜  
腸立枯蟬腹委蛻匍匐靈筵捧心以逝霜顏稜  
稜再宿不悴見者膚粟聞者骨醉嗚呼哀哉雙  
劍埋光孤燈夜燼以茲寸心煉彼百忍擬之古  
昔伊誰其並柏舟著節黃鵠表恨聞以生從未  
聞死殉桓鸞刑耳荀采還屍激昂赴義一痛長  
辭孰若夫人稚齒同歸翟有張媛庶幾近之彼  
蓋世望夙閑姆儀瑾瑜洵貞亦以琢追皜皜夫  
人生而食貧少隱帷薄壯從綦巾師氏孰誰圖  
史曷陳不扶自直不學而能如彼幽蘭芳于空  
阿非有緣附兔絲女蘿青青者松直直者栢非  
必春花乃收秋實不幸而幸非天而天一絲九  
鼎綱常是延遺簪棄珥重于璵璠藉茲士女瑞  
我史編有簡則青有管則班表爾里閭封爾墓  
田道無生死人相媿妍脩名冉冉輕于浮烟聊  
述芳踪以式後賢嗚呼哀哉

誥封一品夫人先母朱氏行實

嗚呼先慈之棄不孝五年于茲矣免喪後數擬  
追述懿行爲不朽計每執筆則胸臆間若焚若  
噎不能下也間掇拾一二語欲證之家大人家大  
人語及若焚若噎彌甚于不孝不孝勿敢質也且  
兆域未有定姑茹哀忍痛無戚我家大人其明年  
不孝幸成進士官禁近竊不自揣援 會典事例  
爲母請祭葬 制下大宗伯爲予祭一壇墳價銀  
三百兩又卜地于長洲縣楓橋鳳凰墩之陽而吉

葬有日矣重懼霜露之不時過佚懿羨爲 王  
言羞謹拔淚稍稍次第之吾母姓朱氏父爲知  
縣公諱某別號南渠母爲某孺人南渠公由鄉  
進士歷知奉化內黃二縣以清嚴方正稱偶不  
得志于上官拂衣歸稱鄉先生者五年德望顯  
如也生二子一女長爲府學生本早卒季爲武  
進士湖廣運總紱女卽夫人夫人生而志度端  
凝才識明遠公常手撫之曰是女其氣格類余  
乃豁達高亮雅勝余是其女而丈夫者耶十九

歸于家大人時家大人學已大成每試冠諸生  
矣而下帷讀彌勤合鬻可一年脉脉相對尚未  
識面里中人至今傳之先大母吳太夫人御婦  
嚴時家業已中起獨約束兩婦日賦糜三碗羨  
肉數臠而已先大父封官保公意憐之曰婦苦  
饑柰何大母曰吾欲使之從苦得甘耳吾母願  
怡然進羨糜無所苦而間以家君所得月廩別  
置精旨供舅姑舅姑乃愈憐之時先嬪莊宜人  
少又病弱不任晨昏吾母徃徃捧盤匱待之其  
所置精旨舅姑飲之而甘卽撤以遺媼令更進  
而已別治具以是妯娌間相得最歡壬戌家大  
人宦京師先大母乃授吾母產令從之官吾母  
始專家秉吾母于治家初不屑屑但操大計要  
在知人而善馭之凡一切子母出入及田產禁  
糾之事不待握筭一覽輒洞其情老臧獲皆搖  
手不敢慢於是鞭笞不行而家人治其使人卽  
一履屐間無不得其用三尺童子苟盡其四肢  
之敏金錢酒肉絡繹相勞苦不强人以所不欲

不責人以不可成諸臧獲畏而懷之故家君仕宦四十年自常俸之外有出無入而不以臧產貽私願憂者皆吾母之力也丁丑今上大婚禮成偕諸命婦朝三宮賜宴賚容止肅莊儀則嫻習同事者皆屬目焉其年從家大人歸省又四年遭先大父之變家大人毀幾不勝喪吾母左右之如禮服闋家大人起東閣大學士與吾母偕奉大母如京其冬先叔父提學府君卒吾母復奉大母暫歸視喪明春北上至辛卯又奉以歸而家大人亦隨以省母給假行矣家大人與吾母業治子舍爲長隱計不意再奉特召五疏不得請則姑與偕出至高郵先遣吾母奉大母歸而家大人以獨身待命時八月先大母病痢藥之且漸愈矣而是月七日爲吾母六十誕辰不孝方率內外諸婦諸孫羅鍾鼓具衣冠爲母稱壽吾母遙望見卽亟麾之曰汝何不解事旣曰母病夫乞歸婦稱壽可乎不孝逡巡謝不及遂罷賀又四月竟隨家大人而北見時事



多不可圖書不解于裝常捆載爲行計甲午六月得請家大母喜甚願謂母趣辦裝母曰辦矣以命下之次日行抵家三月而大母獲終于寢計九年間吾母侍老親往返不下四萬里一甚寒一甚暑又兩遇姑大病將護甚艱度爾時無吾母代家大人子者非子憶母死則母憶家亦死矣先是戊子長姊適周氏者從夫中舍秉忠來京僅三日暴卒姊孝而賢母哭之幾不欲生遂患痰湧下血諸病至是又遭大母之變積哀

及勞又明年徒跣行哭送塋遂患咯血數日良已而不孝察其病尚著心腑間其冬當計偕不欲行母納登科錄于袖強遣之心瞿瞿如也入棘之朝感惡夢驚而病欲擲卷出同舍里人金生曰出則任君但當避曳白耳不孝悟勉畢試卽以其次日星馳歸則吾母正據床而咯且撫且泣曰吾死不憾矣然竟以是疾不起歸侍湯藥者僅四閱月耳嗚呼痛哉吾母自奉儉自壯及老食魚肉苴羹不過三簋衣或十年不易而

其御下與人則揮霍好施予自甲午從京師歸朝饗夕殮必與姑姊媼戚共之未嘗獨甘諸女伴饑嗔飽喜口語紛然先慈如不聞不見也而其家室中兒女啼號米鹽緩急諸細瑣隱情齒未及啓而餽存之使已在門矣無論媼戚凡遠近比鄰市販小夫以婚喪疾病假資餒器乞果餌藥物者卽昏夜不辭故病之日里舍子皆醜金祠神爲先夫人祈福迨卒而弔者皆哭春不相焉吾母少好讀書每閱書至夜分恐妨家君寢具則偷劈帳縫映燭光讀之凡女史所習稗官小說以爲謬妄勿好也獨好司馬溫公通鑑及朱文公綱目記覽幾徧晚歲更旁通六朝南北史及臨海王司馬續通鑑等書時折衷其同異得失以語不孝不孝或不能對也性絕巧多藝少時于女紅中饋外能剪繡帟作燈中縷人物甚細如芒時兵使者宴吾家謂爲素綃不之竒諦視之乃大竒就乞歸寶之中歲都不復爲家政之暇惟讀書一好不減而已常慨然謂諸

女郎曰吾觀陳阿嬌初貯金屋卒怨長門孟瑤  
華灰已冷矣迄享天下之養人間盛衰倚伏豈  
有量乎在所自處耳意蓋有所感也其與媼黨  
居雖不聽人耳語不輕徇人喜怒而以事告者  
必悉心爲謀有隱過則引之密室私規之詞色  
侃侃無所假借以至素未識母面者有過亦惟  
恐母知卽吾母不盡知而慝志回行憚而潛消  
者亦不少矣蓋母亡而後知吾母也訓諸女最  
嚴婦次之數舉初爲婦時事相勗勉常曰吾少

但感舅氏之慈今乃知服姑氏之儉若觀吾家  
頃畝所入不加昔而服食費何啻百倍此其勢  
可使復貧賤乎吾將牢若太過適負若耳尤嚴  
于閨儀家人男女不肩比婢子有衺服者褫之  
危髻者椎之以是中艷肅清而家世亦寡子弟  
之過與家君白首相莊四十五而分寢談笑肅  
如也家君性孤介少幕中之交遇國事有所大  
疑輒歸質吾母母爲援證古今斟量情理言之  
曲中而止性本剛明不甚耐事以家君之不闕

生產也不能欸欸與宗黨昵也常精心檢校出入委蛇言色之間以劑其所不逮然家君取予嚴而吾母從宦四十許年則未嘗輕入一介也初入朝賜宴時與一司馬夫人比席頗通瑱環之問最後同官京師司馬夫人饋盤殮中寘金焉吾母遂大駭謝絕之其與家君同志如此吾母曾三乳男而殤獨衡一子愛恣之其訓衡不能如訓女然時示不言之教不孝每晡時省母母必問以今日何事隨相與商略家政旁及書史一日飲于友人家夜且午吾母尚篝燈以待迎謂曰母已醉乎不復問所事事不孝矍然汗下自此非先告母不敢夜歸以爲常常以不孝脩匹夫之謹多茹少吐訶之曰汝得父骨未得父膽其誨教兒女徃徃因性牖化如此女家外家素無私餽遺里媪偶述徃事相風曰某某君門所謂賢母也而未有冷面拒人若是甚者也母曰其然吾以我之不可學彼之可然吾長姊從未嘗于母前言夫家有無季舅把總公每見

母寂寂數言肅揖而退亦其賢有以相成也燕  
居雅自矜重不筭不見童僕盛暑病甚必重帷  
盥洗而後迎醫吾吳之俗春日秋月婦女多之  
名山勝剎拈香佛前吾母獨足不踰閩師尼巫  
覲及見鬼人等縱橫里中獨逡巡不敢闖吾門  
屬續之日聞堂外鼓聲矐目問曰莫得淫祀其  
貞心正氣至此猶不衰焉是日辰刻長孫女過  
李氏來見猶披霞帔見之諦視曰好做人已屏  
人而語家君諸僮某可任某能任而不終初不

謂然旣而果然又面徐氏姑而嘆曰人間福不  
可過享吾一婦人而朝三宮位一品一可死吾  
夫如此吾子又如此二可死婦道無遂而吾惠  
譽施閭里亢甚矣三可死呼所自繪朝天圖屬  
不孝謹藏之使世世子孫無忘報竟以是夜不  
起矣嗚呼痛哉就母三言衡猶謂吾母年不稱  
德食報未竟而至如不孝衡者生年四十第解  
開口待哺而已曾未待一日之勞申一日之養  
而吾母猶以爲子嗚呼尚忍言之哉吾母生于

嘉靖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日  
得壽六十有六嘉靖乙丑以家君編修考滿封  
孺人萬曆癸酉以諭德考滿封宜人丁丑以正  
詹事考滿封淑人丁亥以累朝訓錄成封夫人  
癸巳以太子太傅考滿封一品夫人子一卽衡  
初娶嘉定金孝廉女繼娶長洲徐上舍女又繼  
娶華亭馮孝廉女女三長適周秉忠今爲中書  
舍人年三十三卒次卽守貞仙化世所稱曇陽  
子者也又次適監生吳嘉徵孫男二長鳴虞先

廕國子生會恩授中書舍人聘吳縣申孝廉君  
次女未任而卒次贊虞今名時敏聘崑山李吉  
士君長女孫女五長歸崑山李孝廉子轂庠生  
次諾華亭徐金吾子本高又次諾同里吳上舍  
子鳴琪又次諾李叅議子宗之又次諾黃大尹  
子翼聖嗟嗟吾母已矣惟是婦德女儀徵于嫻  
族閭里之口者信而有徵耳然歲月久遠知母  
于母者十四五知母于婦者十之一而已不孝  
蓋嘗私儀吾母于古姬媛間以才識如彼使當

綉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搶攘崎嶇之日何詎不能如辛夫人之明鑒洗  
夫人之大略今幸而履盛處平僅僅表著風義  
于治家教子間其一班耳雖然以視敬姜禮珪  
亦不啻過之矣今衡幸晚叨甲第而吾母已不  
逮養俯仰百年不與草木同腐者止此墓頭一  
片石耳用是一字一淚姑猥雜陳之以俟  
大君子採擇惟哀憐而賜之言歿存幸甚

綉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綉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穀校

論

禮以養人爲本

國子監試

自古哲王陶鑄萬品胥天下而太和之者其初  
必始于難行而後終之於可久何也天下之禁  
焚籍籍而生者非盡中澤之菁莪清廟之琴瑟

生而狎古先王之法也其必由教矣吾欲人人而教之將勢窮于提耳而化壅於格心故必本人心之所自有者設而代吾之政焉又于斯民所甚耳目之人所甚耳目之地而示之標本以相漸摩浸灌而後吾之教尊而且親其究可守之萬萬世而無弊善哉乎劉向推言之也曰禮以養人為本何言乎養也天下之憤驕而不可係蕩漾而不可堤疆梁而不可殺者莫如人情徇其情之流必且樂為無町畦無檢押之行據

已于尊而處人于卑享已以逸而貽人以勞強弱眾寡人人相搏而囂陵詬誶之事生矣則將法之法之又不聽則不免刑之刑之豈得已也而民且感憤于尊卑勞逸之間彌滋其不平而益逞其桀驁則復以何術術焉故莫若養之養之如赤子然赤子不離于乳保之膝而一日莞然笑者習于乳保之養也又若沼魚然閑之以敝筍去其害魚者而已魚循環于升斗之水而日以滋息者閑之乃以養之也先王反覆于民



情物理之間以爲養民之道莫若禮而禮之所  
先莫先于學校于是立之學校焉師南面弟子  
北面危坐以聽之鼓歌以舞之義冠大裳襜然  
趨蹌則禮之聲容具矣而猶未也春秋教禮樂  
冬夏教詩書藏修游息士與士處無異學也則  
禮之道術具矣而猶未也有三物焉有六德行  
焉簡賢者黜不肖者自窮鄉而貢俊士于天子  
朝捧檄而暮可達也則禮之勸懲具矣而猶未  
也先王以爲是皆芻狗耳糟粕耳是尚不足以  
固人之筋骸塗人之耳目而况欲綢繆其精神  
消融其鄙吝將能乎非惟弗能也天下之巧者  
乘而鬪其捷將舜趨而跣行鶚質而鳳聲而禮  
之權反爲彼用矣于是天子至尊也而養老于  
上下庠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則天子而用禮也  
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卿大夫之胄至貴倨  
也俛首並足而齒于韋布之顏行人步亦步人  
趨亦趨則太子世子胄子用禮也又若窮壤僻  
阨小而井牧連理又小而什伍比閭非若畿甸

之漸于成俗可化誨也而術必序黨必庠家必塾黃髮之叟抱鐸而徇于道路且暮勿輟也則窮閭僻阨而用禮也此猶其顯者也鬼神盼響至微芒也而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嘒而祭周人冕而祭節以采蘋采蘩佐以肆夏采齊如臨之者如左而右之者則盼響微茫之間而用禮也於是天下之人見而疑疑而後信始曰彼胡爲拘拘謗謗者也繼而曰彼殆有禮也則又憬然而悟曰天下之尊尊卑卑長長幼幼若是其綴而不離切近而不可以已乎不然彼尊且貴者胡不敖然自便而其責乎我者胡其屬屬乎至誠也于是將盡黜其忿爭不平之氣痛抑其適已自便之心而一稟于吾禮由之以事神齋心屏氣而不言遠由之以事人擎拳曲跪而不言勞由之以赴義踴躍鼓舞而不言難卽由之以賓主燕享亦偃僂百拜而不言屈何也彼其養之者素也蓋天下雖甚隕然者而義之畫禹之疇和之弓垂之矢驟陳于前且

必悚焉動念正色拱揖而不敢自放况其動發于天性規矩于聖人服習于君父師友之訓迤而忸怩于燕居屋漏之是非者乎故隆禮之化至於青衿皆造士負販皆儒冠甚而深山絕谷山農紅女亦皆被服道義可絃可歌彼其初獨非人情哉一旦釋爭鬪而使之揖讓禁箕倨而使之傴僂心亦能無不堪也已而習焉由焉如禮則吾身不安如禮則吾心不安如禮則心亦不安則其初先王所爲默操其權而不明告其故者民且曉然若見其心而始所爲驅之後行帥之後應者至是亦如川瀆之赴海其勢然矣故曰禮以養人爲本也蓋宴安頽惰濶畧苟簡可以養人也而情窮于勢久之必亂一切紛華靡曼可喜可樂之事可以養人也而情窮于欲久之必困求其難而實易可行而復可久者惟禮而已蓋昔者有虞氏命夔典樂教胄子而王制大司樂崇四術以掌成均之法辟以象璧員以用方雍以象水壅而後流

綱目先生集 卷之十一  
古聖人制禮初意每每如此若此者非假入法  
非藉五刑非必畫地爲獄接招拊揚者相望而  
後可以玉民于成也則又奚憚而弗爲乎後世  
非無爲之者廣厲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員者代  
有蓋亦知慕禮矣而治卒不逮隆古何哉三代  
之學校天子之學校也其後則有司者治之耳  
矧躬行者闕乎雖然當漢明帝時躬行養老之  
禮而園橋門者蓋彬彬焉伊秩訾王大事且渠  
來入就學而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迨其後  
漢祚燼而二三君子猶以鼎鑊爭之彼用其十  
一而已若是矣則養人之效居然在也孰謂天  
下可一日無禮也

人主大公至正之心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且人主所爲操是非之權以鼓舞而整齊天下  
者必本于忘已而後天下之治成何則天下之  
至微而顯至虛而實出乎丘民之心而關乎世  
道人心之故者惟是非而已是非之柄不可使  
之旁落而不收壅闕而不暢則不免寄之於人

寄之人而苟復以已與焉則偏倚驕駁之心生而人亦以不肖之心應之于是乎朋植黨立囂陵詬誅而天下始脊脊大亂故人君而欲信人必先舍已舍已則舉措黜陟一稟之公是非人主之權益尊而于以易海內如運掌矣昔子朱子責進賢退不肖于宰執臺諫而其究歸之人主大公至正之心蓋是說也夫人主御萬方宰萬類鑄萬品其大要有二曰紀綱曰風俗紀綱者虛而無據迹而不可因之物而風俗者卒然

而訛靡焉而成此非無所媵媿磨盪而然也將必有待人而紀待人而綱相漸相勸而爲風俗者故人苟賢人主雖所甚惡不得不進人苟不肖人主雖所甚愛不得不退何也我不能是非天下而天下且是非我紀綱風俗兩無所托而且無所托天下也顧是非寧易辨哉同材而良楛異同行而誠僞異同言而諛直異至或有朝廷之上佞舌未斬巖巖之下貞心未揚者人主居紫垣黃屋之中孰從而知之故謀所以寄我

耳目者有兩人焉爲宰執爲臺諫宰執權在王  
持故必以其身爲谿谷黼洧之卑且不難以其  
身爲閭汝垢汚之府無邀名無避怨泊然秉衡  
陰求賢士以相天子乃謂之良輔臣臺諫權在  
補察故必不激不阿不撓不阻不騷屑於細微  
不骯骯于權勢擬之斧鑕而不重言授之喉舌  
而不輕言乃謂之良諫臣雖然宰執臺諫者亦  
天下所是非中之人也彼直能以其職權是非  
而不能以其心制是非而况握大斗執白簡者

又豈盡夔龍山甫之儔也故其道必責之人王  
之心而人王之心必大公至正而後可何也心  
神物也而人王之心尤神物也睫動而天下之  
目注腓動而天下之足奔我輦而天下號我笑  
而天下舞甚至重宮邃閣之中咿啞戲謔之語  
而意指偶動必且無翼而飛無脛而行故愈匿  
之則愈竊之初竊之貂璫繼竊之大臣繼竊之  
臺諫而自臺諫以下一切竊之無復可詰矣故  
人王必公公者坦乎其大途傲德而立則不頗

也故人主必正正者儻乎其至中植表而望則不惑也若曰天下吾有也天下人孰非吾人事孰非吾事耶其有心者盡能謀非必中涓豎子帖耳拊心而後謀可采也其有口者盡能議非必蜚蓬之間噴室之言而後議可決也合百十可致數于億兆非必我可人亦可我否人亦否而後謂之合同也聚土垤可齊重于丘山非必師保獻箴疑丞矢訓而後謂之嚴重也赤子黔黎泉府百室非必諧臣顛子瓊林大盈而後謂

之所私也是故有公賞無私愛有公罰無私憎有公賚無私惠有公旬無私役有公賦無私藏其無偏無黨者中也其無反無側者正也卽其舉動設施之間不能無出入而轉圜之智隨神罪已之言亟下亦無累其爲中與正也蓋大寶無爲常如天清日霽之時而嘘拂感之則爲條風潤漉感之則爲甘雨震耀感之則爲煜電俄而縱俄而復收大臣百執事相與凝望于青蒲丹陛之間而不可得其朕卽欲伺吾喜而躋之

也而我初無喜卽欲伺我怒而排之也而我初無怒將伺我所欲爲之奔走而趨承也而我初無欲將伺我之舉動而貢其諛也而我已隨應隨忘不留之于我將伺我之所甚愧恥者爲之迎其萌而護其短也而我已引咎負慝明示之于人夫然則其容容苟苟之窟已窮而無所托而內又迫于燕居屋漏之羞惡外又慚於父師朋友之譏箴將愛憎乎毀譽乎諛訾而擊排乎不能也而真是非出矣卽使有黨小人而仇君子者而少者言則長者譴之一人言則衆人咻之將易其剪剪之心以從官師鄉曲之議而真是非定矣爲善于家而取賞于廷爲不善于幽而蒙刑于顯若左券然更無有嫌疑同異徼幸于不虞而怵惕于求全者而真是非行矣夫然而猶有賢不進不肖不退纓冠非碩人而綰綬非良吏者乎進退且得人矣又安有當官不任事司牧不恤民利不興蠹不剔而循循以靡廩倉者乎由是而風行于上草偃于下領挈于此

侯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目張于彼軸不運而三十一輻各以輪旋宮一  
鳴而二十五絃各以類應綱紀張風俗美人主  
者恭已而天下太寧矣由是觀之天下治亂之  
故若列眉然世有道則臣主相信而無道則臣  
主相疑世有道則臣主相濟而無道則臣主相  
迎世有道則人與政政與俗爲一而無道則人  
與政政與俗爲二古者卜一相則冕服而祓之  
朝振鞞懸鞞嘔喻受諫猶恐其不至而爲之臣  
者亦無隱衷無匿說則臣主相信之效也君都  
而臣或吁君俞而臣或咈岳牧與臯夔不互讓  
而周召猶然相非則臣主相濟之效也人無貴  
賤賢者居上事無趨避濟者爲上衮可補斧可  
缺農師可以帝罪人之子可以與其化也野叟  
而下天子王侯而事白屋官有評鄉亦有頌則  
人與政一政與俗一之效也此豈事事舉之人  
人諭之哉惟此大公至正之心爲之權輿也譬  
有人于此與此親則此援之與彼親則彼援之  
公則我與天下人共而天下人安得不合心以

事我望東而趨者爲東所引望西而趨者爲西所引正則柴立于中央而五方安得不環向以拱我蓋自古三五治隆之特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並道而馳于天下而德化翔洽迄於海隅日出無異俗者大率道此乃後之世主以其不公不正之心而立之鵠由是人主持一是非億萬人揣知上旨各棄其億萬之是非而自附于人主其究也大臣拱手臺諫結舌而垣之耳側之伏寇城之狐社之鼠漸且舉鼎祚而密移之而

人主猶曰吾明能察淵勇能震世也不亦謬哉故曰天下人耳目臺諫臺諫耳目宰執宰執耳目人主是天下羣合其輕而委其重于人主也乃人主蓋尊矣人主以上惟天而天漠漠不可問將奚耳奚目焉則莫若耳目先王夫崇高之勢難于仰攻啁啾之言易以移是匪攷之于古訓鎮之以重人著鑑于九主之規而刀劍于四牖之戒鮮不冥然眩矣故子朱子曰人主必存大公至正之心而後可以定是非愚又申之曰

人主必先務學使是非可指而後能納其心于  
公正是爲論

朝廷論平蜀之功

萬曆己丑覆試

人臣而有功於國也國之利也其或假是以收  
人心窺國命而君不之覺也則國之害也何則  
已亂而後有功者與未亂者不同不得已而有  
功者與得已者不同功而在英雄豪傑者與聖  
賢之功不同禮有云君子以禮義爲甲兵忠信  
爲干櫓奸萌甫動衣未袷霜未履而消之於樽

俎之上是之謂功卽不能逆而消之而吾力能  
使之不吾加吾姑生息而休養其民使兵無虛  
用戰勝於彼而力不疲於此是之謂功若其蠹  
賊內訌狹偷食而猶以烏董濟饑力以浪用  
而敝技以長試而竭是功而不足爲功者也其  
或狐依城鼠依社萌孽我宮庭動搖我根本則  
剪除而安集之是之謂功至於外有敵國據我  
臥榻與突之間而時不可姑待呃我咽喉腹心  
之路而勢不可兩存則摧剔而剷艾之是之謂

功若其四海鼎沸國家四分五裂之秋輕委吾  
之膏血而弁人之角牙卽幸而勝之何益是功  
而無功者也蓋古之耕於莘釣於渭築於巖臥  
於隆中者彼其志豈在中原一坏土而海隅二  
三黑子哉故處而龍潛出而鶚舉南巢牧野中  
興鼎立之功也而輕若浮雲與天下人共其功  
而已不私爲天子成其功而已不有若夫世所  
號爲英雄豪傑者學問不足以鎔其客氣而器  
局不足以載其大名名不已則驕驕不已則僭  
僭不已則亂寇有兵盜有糧矣是功而不可使  
有功者也若桓溫平蜀之功吾試以此數者提  
衡而論當晉之受命傳一世而大亂沸於楊賈  
躡於五王滅於匈奴擾於鮮卑建康斗大耳其  
君其臣處燕巢若寢堂焉是青衣厮隸之餘而  
拔舍相從之後也斯何時也彼西蜀者古蠶叢  
之國司馬相如唐昧文翁次第諭之治之而僅  
通中國鳥道梯天絕峽蔽日非祖宗以來所自  
立之地也其地則僻處險阨而無夷原平行之

場無長弓大車之用與守易與戰難也况新去漢中王而歸魏自魏而歸晉李氏據之未數傳而復滅此非十世十年郊廓不拔之神基也而溫奚以功爲且當時若涼若燕若秦等國分中華而有之如犬唁棄骨而獸走曠野溫果有恢復中原之志江以北豈不足煩戒嚴哉而何必於蜀夫亦謂當時李壽死李勢淫衆叛親離於摧稿葉振落羽易爲功乎吾故言之矣蜀可守不可戰李氏惟棄其當關之技而與溫搏於戰場之中故爲溫禽溫而得蜀是守空城也以蝟蟾沸羹孤危桎杙之世而分中國之半以得蜀又分中國之半以守蜀溫不如是愚也吾乃知溫之心矣溫以蓋世之氣而得通籍帝室其心輕晉室已非一朝欲傾司馬氏之祚計必先收其兵權而欲其兵權屬於已必托之兼弱攻昧之名而後可以徐釋天下感憤不平之氣藉口於京觀旂常之事而後可以奔走天下經營未盡之才待其根荦旣熟羽翼旣成乃始逐窟兔

粘宿鳥一舉而挾其綱再而移其鼎卽有擊楫  
舞鷄之士駭而圖之亦莫及矣此溫所以立功  
之心也且天下未有無故而起大難者也羽父  
試勇於中丘田常按兵于羸博姜維設械於長  
安必使其國夫行婦餉老幼孤祥甲盾鈍弊人  
心怨咨智者爭健者鬪而後攘臂一呼披靡服  
從而莫與吾爲敵如平蜀者收其功於已而任  
其怨於君盜其肥於家而委其瘠於國則又一  
舉兩得逸於常而便於維者也此又溫所以立  
功之心也桓溫之謀亦深而其志亦憊矣吾又  
笑溫之千慮一失也麋蒙虎皮天下且徃徃焉  
懼竊竊焉恐而乃不量彼已輕挫其鋒於枋頭  
威一頓而不復振矣夫且敗也肺肝露毛羽鍛  
而反置君以立威怒於市色於室此與兒童之  
見何異則人心一去而不復合矣將溫之老而  
智昏與抑天之未剪晉祚而奪奸雄之梟耶然  
則圖晉事者當溫平蜀之時將論其功乎抑逆  
而拒之也曰何可拒也晉之中季清談之業侈

而立功者詘焉成都之功淝水之功雖其人順  
逆不同而千世以下皆凜凜有生氣且功而不  
賞溫寧怏怏已耶但溫跋扈之心劉太真知之  
其難以和民而怯於應變申徹策之而當時君  
弱臣庸乃明授以太阿茂弘安石輩泄泄而不  
之顧甚至參軍入幕主簿點籌大事既去而安  
石乃始正色以示鎮定之名不牯童牛而當封  
豕嗟乎晚矣雖然此爲溫言也若吾所謂聖賢  
之功制於未亂而成於堂上者則自吾儒立德  
中事而苟且用且疑靡裘之謗行東山之斧缺  
則周公孔子且爲桓溫所笑而況其下者哉吾  
故歷觀古人功名之際而未嘗不扼腕而太息  
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人主以其身立于萬有之上必先自知其私而  
後可以成其私夫人所自有而自私之所有者  
狹則自私者狹所有者廣則自私者廣天下者人  
主之有也而天下者亦天下之有也人主卽欲

舍天下以爲有而其勢固不能以別有也乃世  
主于其中屑屑然而界之而鍵之而爭之于天  
下中有國于國中有家愈分而愈細愈細而愈  
薄揆其初揣多量少之心得無戾焉一旦立乎  
崇臺累虛之上而覩此稷稷籍籍之民潢然有  
餘交無所藏之而吾提此子焉之身泊焉之嗜  
欲以托之于此則藏乎其所不得遁而皆存彼  
不知私者惡能私哉夫如是者乃真能私者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善哉推言之非王者之必以  
天下爲家而王者之本無有家也士庶人則有  
家矣王者則有天下矣士庶人者卽取其祖宗  
片瓦株茅遺簪棄履之遺而善保持之尺則尺  
寸則寸可號曰有若王者何有哉祖宗櫛風沐  
雨以有四海之富而貢自歸賦賦自歸式未嘗  
私封藏以貽子孫若曰吾子孫無藉是爲吾第  
挈此能收能蓄之民心能滋能息之民力俾世  
世守之而吾家亦不貧矣且人主之勢縱能窮  
天罄地顧能囊天括地否縱能賦山貢海能緘



山鑄海否不能則天地自天地山海自山海也  
王者何有哉使士庶人釋其先世之有數東隣  
富人之屋齒而券藏之則士庶人貧使王者亦  
釋其民心民力不以天下爲吾外府而反以我  
爲天下外府帑藏所有其能幾何其貧亦與士  
庶等耳何也有天下者所有與有家者之有不  
同也夫天下非小物也是金玉穀帛之所出也  
是果布珠琲之所湊也是煦牛曝背難脂夜作  
而收者也是服車駱馬梯日航月而至者也是

非人衡虞之屬之所隸也是郡縣守令之所上  
計也是司會司農之所檢校也是太宰之所受  
成而以復于天子者也天子不耕不織偃然而  
享之夫亦甚樂焉樂之則莫若以天下之有爲  
有以天下之有爲有又莫若使天下各有其有  
吾奴吾耕吾婢吾織吾督吾籌以天下之有爲  
有也苟天下無從容造膝陳四方艱難之大臣  
而家之腹心壞天下無慷慨叩閤矢四空三盡  
之言官而家之喉舌閉天下有躑躅空鐙低回

敗橐之計臣而家之廩實虛天下有首白風塵  
命懸囊檻之郡吏而家之疆場亂天下有狼而  
噬鷲而擊狐乘而鼠蠹且爲聚斂臣且爲盜臣  
者而家之蝨賊張天下有棄繻關門賣犢境外  
狎首羶而鴈鳴哀愀然瘁然之景見而家之災  
沴作天下有咨風訟雨詈日射天生不足凌死  
不足惡囂然蹶然之氣萌而家之筐篋且爲大  
盜資矣故曰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  
有安家吾欲析之而終以不可析又何如當其

未亂時舉國與天下而逆聯絡之爲一家乎吾  
又請以家喻夫家所謂富者亦寧櫝帶寶笥着  
衣之謂蓋必以其身立于四通之衢盡發其宿  
藏與其家伯仲亞旅熟計子母羸縮而輕重泄  
之當行則行當握則握故其積常羨而不稿有  
如日坐阿堵中不一見家督課生產徒束縛臧  
獲之手使坐食其食而甚至奪其食以食有僮  
指千而不爲使有牛羊犬豕千而不登俎則無  
論其爲盜資而家已卑孱甚矣試以家計家而

肯以纖嗇節縮之名博卑辱之實乎必不其然  
故以天下爲天下者人飽人饑我不與也以天  
下爲家者共飽共饑我不得不與也彼曰天下  
吾家也封而內之以私窮其私者也我亦曰天  
下吾家也廓而外之以不私收其私者也蓋易  
之小畜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隣泰與謙道之  
大也則曰不富以其隣故古者以道生財以儒  
術治國大司徒教職而貢賦屬焉其至公也王  
與后宮之用僅仰于區區之玉府而猶恐外庭

以法繩之一切搖手不得故甚而至于以司市  
平價以國服貸民挾至私之器而天下不稱厲  
焉甚哉乎漢武唐德之言利也武猶以天下爲  
天下用而德直孳孳焉家于天下也乃其後竟  
如之何哉不以九州爲家而以瓊林大盈爲家  
不爲聖子神孫家而爲飲血之寇仇家也其不  
能私亦甚矣雖然以天下爲家家之中又有家  
焉終風負歎于不處小弁隕涕于伊何彼皆几  
席左右間人也未見家之不爲天下也進而求

之則曰以天下爲身嚙之則百體皆痛露之則百體皆寒吾誰與爲親又誰不與爲親必如是之謂知私是之謂能成其私

說之將何如

萬曆辛丑九月望日閣試

說君者必度其君之所愛而以其說當之要其機不宜直折其所甚愛而宜默動之以所不得不愛使自見其効而自從之然後久附於我而不釋昔宋涇欲說罷秦楚之兵孟子遇之石丘而直曰說之將何如夫當戰國之時其君其臣

所相咨諏譚說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其出於利矣彼其構兵之始度寧無憑軾結駟之賓以利進者而輕獨抗言曰不利暴骨輿尸之禍在後而相劑相刃之釁在前非德誼信厚而以口舌試之此危法也彼人主大欲已動其氣憤盈如饑鷹脫鞴格格欲搏而可以不利止乎且一不利不足以閉天下也甲曰不利乙曰利或不

是其爲我國妖祥乎而勝者且疾笑嗑嗑以爲是言者不必驗愆置之而已此其說不可以再故吾度輕以不利說不必行不必行則莫若兩去利不利之名而默予以利之實如孟氏之仁義是已孟氏豈不辨爲輕之說哉當時劍戟相撞於原野甲盾朽弊鬼神狐祥國君素服而迎轉車相望於道豈待輕言然後知不利哉然而晉陽之坂不足懲大梁之師闕與之敗不足替上黨之禍則不利之不足以惕人其亦審矣盍反其本而思之如孟氏所云牛之不忍孺子之怵惕非有所不利于我也髮拔而膚栗頭抵而手捍遇艱難倉卒中而所謂不得不處者形乎其間此何待骨白燐青之景接於耳目卽吾陳九賓以受俘銘鍾彝以表伐苟非有甚不得已之實可對於天地鬼神者而此中何能無介然以是介然者恩百姓若禽獸之謂仁權輕重度長短之謂義使吾之心安而人之君臣父子兄弟亦安則仁義之利也獨其所謂利者安處其

實而諱其名諱其名則貪王亂臣無緣避不利於此而別開利於彼舉辨士之鋒技擊之銳皆永消灰燼於日用飲食和樂飽暖之中而人不能名其利故輕之言不利利也孟氏之言仁義亦利也逆捍其殺機而欲使必吾從者宋輕之利也順導其生機而潛以易其殺機使不得不從者孟氏之利也捧土以塞溜者輕之說法也坎地而受水之所必歸者孟氏之說法也大抵說君者欲易其所甚愛如奪搏黍於嬰兒握中或以含飴或以卷葉迫而扼之則啼孟氏不藥齊王好貨好色之病第勸以與民同樂而貨色之好自止古人格君之術往往類是世人曉論顧謂孟氏致王安民效不如秦儀夫秦儀而利也說人主取卿相以一丸泥封函谷天下無復事矣而後之紛紜何爲者哉知利之非利乃知非利之利矣昔孟氏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顧曰利之其說疑與孟子不言利相反要以牧民與畜君不同以利予民則當言以利自予則

不當言彼人君者舉足動念皆利也而誰能以  
利益之又誰能以不利窮之夫不遺親不後君  
無不利則已利矣何必曰利

王者必世而後仁 萬曆辛丑十月朔日閣試

王者欲以其心愛天下不若使天下人自爲愛  
也欲以其身親天下不若使天下人自爲親也  
愛人親人者一人之仁也自爲親自爲愛者天  
下之仁也合天下以爲仁其亦難矣故曰王者  
必世而後仁譚者往往不揣本末而侈言存神

過化之奇曰天下吾一體吾朝發而夕訖如精  
神動於中而毛髮臂指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  
洽矣奚以需久爲夫天下固一體也乃其沉痾  
於情僞隔闕於名法痿痺於堂簾之萬里而迷  
錯於政治之多方者非一日也一體者漸而彼  
我矣而胡越矣善醫者以鍼石消息之內有度  
出有候其間不能以毫末人徒見庖丁砉然游  
刃之速而不知其踟躕四顧時視止行遲如此  
其難也夫王者之施仁於天下亦甚不易矣其

初固君自君民自民煦之以慈惠如食假子肥而不澤率之以趨事如操生器棘而不甘蹈之以刑賞如策木馬警而不痛涵而濡之至於朞月三年民相親相愛之心脉脉然動矣而猶患其蒙牖而不開斷續而不屬方其未開未屬也而爲人上者生一不能待之心滅裂而施之則吾所爲親之愛之術總化而相仇而往往求治而得亂如熙豐之季世是矣夫熙豐所行之法未必盡非周官之法而治亂相去若是遠者非

但無關睢麟趾之德亦以無周家累世之澤也是故王者必以吾之常心常政而御天下無常之民先體其好惡情欲之同次察其剛柔燥濕之宜爲之溫養其天和而徐理其脉絡使其不學不慮之良心日生日息而不自覺其視同里之疾痛長上之緩急初猶路人之漸而父兄子弟之又漸乃腹心手足之如鍼氣之復也歷盡五藏十二節時至候來翕然而熱津津然而汗洽矣夫是之謂仁夫王者亦豈能以我仁天下



哉以天下仁天下而已天下大物也強之合則愈分使各得其分則自合王者非惟不求親求愛于天下而且不欲天下見我親之愛之之心其於民也牧以地得長以貴得師以賢得儒以道得宗以族得主以利得吏以治得友以任得而王者無與焉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官協職工協革場協出廩協入而王者無與焉而要其所得所協之民皆王者之民相得相協之心卽王者之仁此王仁所以

爲大也不觀之咸乎六咸皆主感而其五皆有係於感則胼不能喻指股不能喻腓胼太靜輔太動於感道皆未必至於憧憧盡忘何思何慮而後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夫同歸一致則仁矣至於同歸一致而後仁出一切思慮所及威籠術使之外則信乎其不可以欲速矣然則柰何以世爲限或曰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於此焉變矣治變亂亂變治或盡亂之變而大亂或盡治之變而大治初變革面繼變革

心釀民心而成仁如釀花成蜜釀黍成漿皆有  
生熟焉試以善人律之百年而勝殘去殺縮善  
人三世之仁而成於一世雖王者之功德乎猶  
以爲速也而或者又曰父子相繼爲一世蓋父  
養其疾至子而始見父力其德至子而始食后  
相不立太康之餘酷也穆滿考終文武之遺澤  
也守成業者其治其亂半有所受之矣乃其初  
則雖以帝堯之聖御天下久遠而尚有未平之  
洪水未誅之四凶未服之苗民貽舜禹以驅除  
蓋易若此難若彼有王者作所爲維持保任於  
先後世之間其敢不兢兢乎雖然仁而必世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非耶夫懲忿窒欲士君  
子之克復也解網罟征有天下者之克復也積  
日而成世非有異道無倦而已故於一日見王  
道之約於必世見王道之成  
表

擬輔臣恭檢

內閣尊藏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太祖高皇帝御筆

進呈表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

伏以

開天哲后瑤編徵手澤之新

纂祖神孫寶冊闡心源之秘發緘滕于

秘府儼陟降于

深宮文其在茲孝乃不匱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六文之作肇自羲皇八體之書始于  
嬴世肆經生徒用之章句而藝士祇習其形聲  
遡古法于毫端祇成楷粕運神工於腕下奚補

經綸矧帝王與韋布不同鮮效臨池之技而創  
業與守成更異詎遑倚馬之章偃波空事于臨  
摹飛白浪供乎游戲前聞雖侈後嗣何觀於赫  
盛明肇啟日中之運思皇

烈祖夙鍾天縱之資

膺顯命于赤符式續九皇之緒業

受秘書于黃石兼綜六藝之餘功乃睠

宸章久藏內閣文成琬琰不刻意于雕蟲字挾  
風霜匪耽情于鬪鶴堯咨禹泣藹乎親親仁民

綉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愛物之情殷誥周盤焯矣修身齊家治國之訓  
山輝水潤呵護屬有鬼神玉韞珠藏表章以待  
今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齊聖

剛健體元

不顯丕承敬德無忘於追遠

在宮在廟心齊每切於思艱蓋

聖情已忘味九德之衢而

皇運屬重熙萬年之會臣等官聯禁密職掌絲  
綸

華袞承恩驚覩麗天之象

赫蹏降劄欣同捧日之榮爰觸愚衷載按

往蹟豐城寶劍氣尚燭乎斗牛孔壁餘經聲偶

聞于琴瑟是蓋天符地祉顯晦有時亦由

孝子慈孫精神相感是用重加編次襲以縹緗

繹草爲真便

省觀于乙夜因文見義參

猷念于萬幾試于磨丹漬墨之中一考沐雨櫛  
風之緒詩書馬上詎云文武之異途宇宙掌中  
益信治安之有象感倍興于春秋霜露思常在  
于食坐羹墻則

神明之德彌光而遊觀之娛自輟

丹書銘戶牖卓有師承

綵筆干雲霄總成心畫此則

皇祖啓佑之遺意而亦臣等靖獻之微忠也伏  
願

師保如臨

韋弦比佩

齋居對越儼右事而左言

什襲珍藏恍金相而璿式

慎出令則彷彿乎

制勅爾雅之詞

勤下交則反覆于

諭戒叮嚀之旨

聲爲律身爲度二百年之

祖德重光河出圖洛出書億萬載之

禎符永協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隨

表上進以

聞

擬唐命翰林學士陸贄條奏當今切務贄

引易否泰損益以對上褒納之謝表

建中四年

萬曆辛丑會試

伏以

觀化撫時夙契先天之畫引經匡世敬輸向日之忠荷未議之取衷仰

聖圖之更始震而拜命豫以揚休臣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竊惟三代治安之永久惟茲一堂吁

咈以相成豈獨弼違昭德之資亦有救弊扶傾

之術日星往訓預懸秦鏡于千秋韋竹陳編誰

効杞憂于一得卽履盛且規瑱而難入迨多艱

尤藥石之未甘公車之牘汗不青丹陛之筆心

徒赤祗于諫官故事猥稱博士家言蓋桐在高  
岡頌太平者易矢綦綦萋萋之響而忝離宗國  
歌行邁者猶懷搖搖靡靡之憂惟其以驕而益  
驕是以諱亂而滋亂屬天心之悔禍啓  
主聽之轉圜茲蓋伏遇

○○○○

道光天宇

德合乾符

聿當踐極之初

赫著神明之號命清卿而入侍位列吉人出藏  
鏗于有司帑無私蓄當泰寧之已極肆瑕類之  
潛生艱難歷百折之途太息謝萬民之命念臣  
一介久扈

六龍甫興戡亂之戈亟借危明之箸心不剖而  
自獻學姑舍以何從深惟今日肯窾之機或在  
大易範圍之內否泰相反道取上下之通損益  
相隨義重君民之悅治象始徵于茅茹休圖永  
固乎苞桑二簋亦用享之資百朋有勿違之利

艱能食福慮彌切于城隍孚苟惠心道自行于  
利涉無遠規乎百代請近鏡于

三宗肇當貞觀極治之朝豈有聖德遐遺之處  
然而虞于罷舞禹鐸已懸或宰相諫官比肩而  
入奏或文學侍從更直以待宣故其駿惠旣以  
開一時創立之基而其餘澤尤足奠嗣世已歆  
之昇自茲而降亦復何言獨惜以開元卅載之  
太平竟難供天寶一念之崇侈不聽徙薪之策  
遑爲蓄艾之謀伏莽突興斬蒿伊始復覩中興  
之社稷載逢

亶作之聰明惟智能籠者亦或智窘于照孤惟  
斷能決者亦或斷窮于法密雖非冥豫漸至浚  
恒遠人撫心以自疑近臣捫舌而相戒墨窠旁  
啓已聞宮市之開白望公行至及陌錢之稅此  
皆有司奉行之過而人謂天子言利之深民情  
一去而難留世難備嘗而始覺試以數朝之已  
事參之四象之微言始知屢時豪傑之功實出  
稽古腐儒之學撤堂簾之斧鬲天地復交破堯



藏之緘滕風雷比速豈越往象著龜之外總在  
聖人耳目之前雖云有犯而勿欺敢曰旣信而  
後諫方當藁待忽奉

袞褒欣然借石于他山宛若采葑于下體因君  
明而臣直何敢望古誼之隆以諫戇表君容似  
已

鑒愚衷之隱當

片念回旋之象卽

重暉朗照之時伏念臣素有苦心本無媚骨燃

藜燈而直五夜詞局未離磨楯瓦而感三軍

皇靈是藉生死見君臣之義猶曰誤恩俯仰瞻  
日月之更實忻快覩苟腹心之有托磨頂踵以  
何辭伏願

主善爲師

同人無我大解不調之瑟慮平世于將陂力寬  
未弛之弓酌已事于遙往從容造膝常如鋒車  
涕淚之時宴豫警心每思絕幕蕪菁之夜則  
國家大歷行與天地無疆而臣子寸心不隨草

木同朽臣無任瞻

天仰

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冊立皇太子冊封諸王羣臣賀表

萬曆辛丑九月下旬館課

伏以

乾符紹繹首崇主鬯之尊

震器奠安次及維藩之固

皇圖鞏于奕世

國慶集乎一時闔懌神人顙孚華夏臣等誠歡

誠忭稽首頓首竊惟貞萬邦者元良是賴頌萬

年者祚胤爲先惟室家盡宜君宜王而國運乃

十年卜世肆豐芑子孫之式燕迨蓼蕭兄弟以

咸宜羽籥上庠終踐委裘之托球璜東序共承

頒玉之遺莫不立長爲經建侯作輔秩惟天歛

代有國常我

祖宗世守之定彝卽臣庶共徯之盛舉顧展親  
之禮雖職在有司而樹子之權必歸于慈父茲  
蓋

伏遇

皇帝陛下

交愛假家

攸行法祖

躬躋壽域祥濬發于庭階

手握化樞念彌周于堂構睠惟

皇太子位當兩作德脩五稱初崇齒胄之謙教  
之爲子繼協紹庭之望爰

命升儲仰颺

文母之徽音俯裕

湯孫之大業黃麾仗外依玉藻以陳儀碧鏤宮  
中象金華而設席告禮成于

郊

廟儼瞻衮冕之尊載

侯山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勅見乎臣民明示絲綸之信已列青方而正位  
并開赤社以疏封五葉鄉雲爰受光于日下千  
枝若木咸分照于星前逢吉孚五福之占箕疇  
斯脩授職副多男之願華祝乃酬寧惟國家根  
本之安益諗  
天子春秋之盛此皆斷于

宸慮發自崇朝綺園謝芝馭之遊史佚寢桐圭  
之諫臣等欣逢

鉅典莫贊

睿謨慶

寶曆之有歸覩

璇源之未艾頌重暉之日正及朝陽酌似帶之  
流難窮永澤明明繼照願長如千秋問寢之初  
濟濟朝宗敢自附萬國稱觴之後臣無任踴躍  
歡忭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道亦之

德養廉宗近自州萬國所類之資百無五魁  
實兼廉永華門門繼然魚身咬于烁問幾之  
兼應安未艾既重軛之日五及博則隨以帶之  
寶灑之首龍賸

蘇詩

贊



